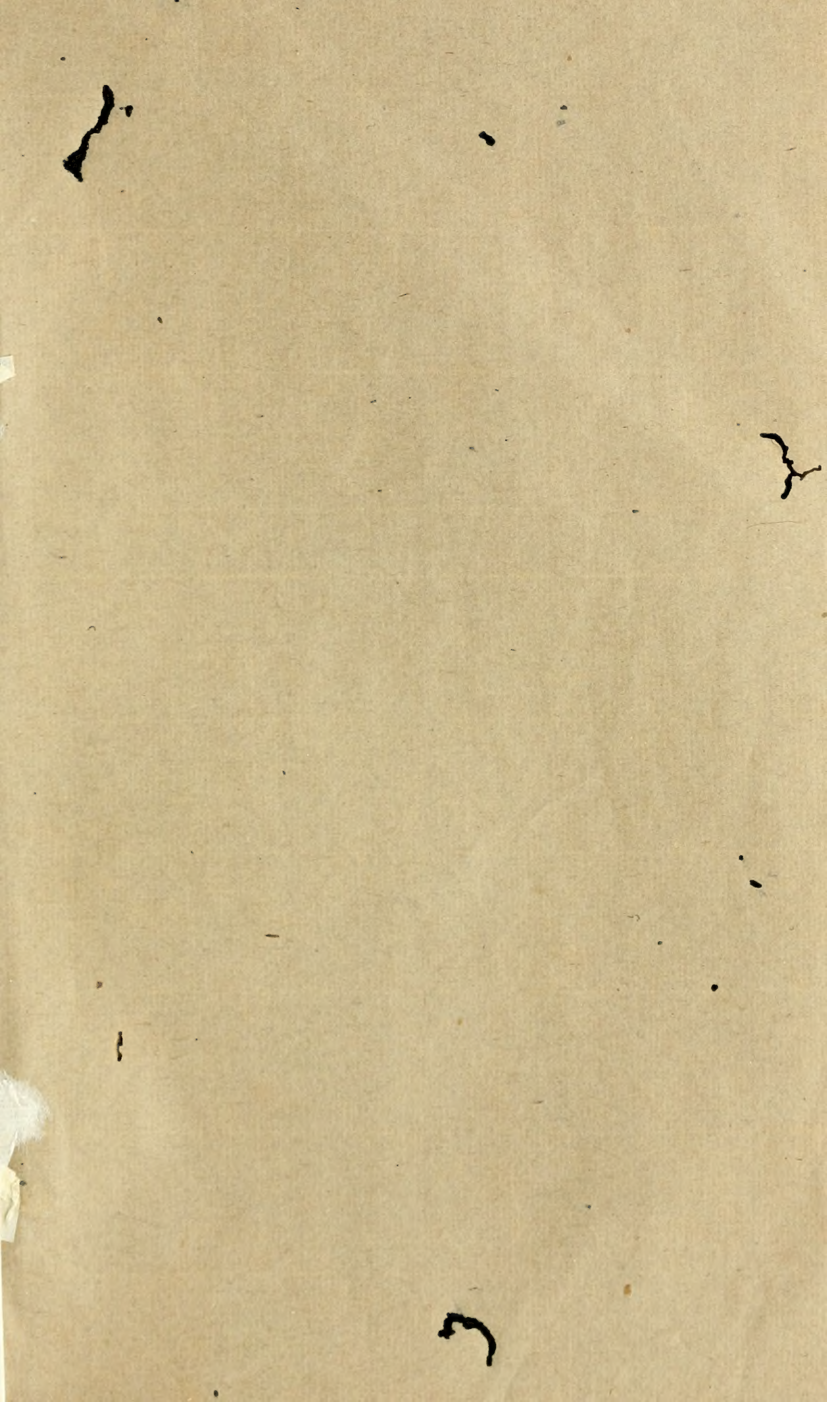
漪香山館文集

二集



吳翊亭先生遺象





滴香山館文集序

距今五十年前。吾師翼亭先生。以文字教授鄉里。余幸得執業門下。師治訓詁文辭有聲于時。而余方習制舉之業。又以奔走衣食。浮沉仕宦。學殖荒落。無以副吾師之望。亡友高嘯桐與師爲文字交。師于並世文人少所許可。獨推重嘯桐。每與余言嘯桐治古文義例精嚴。爲同時儕輩所不逮。師與嘯桐居同里閈。每相過從。上下其議論。極一時之懽。余則負恃師友之愛。輒于其側剽竊緒論。雖未能深知其所以然。但見其論事析理。明體達用。別有會心于文字之外。嘯桐出處之際。師每有贈言。其歿也。祭誄之文。皆至情所流露。令人不忍卒讀。此文字之根于性情者然也。吾師不喜六朝駢儷之文。亦不沾沾以桐城派自閫。卓然自成一家言。近代胡適氏提倡文學革命。以不用典。不講對仗。不作無病呻吟爲標幟。風靡一時。余讀吾師舊作。其平實說理。與胡氏之言不謀而合者。蓋十之七八。吾師文集。即由嘯桐介弟夢旦爲之刊行。歷時二十有五年矣。近

者季同銳齋昆仲搜集遺稿。又得二巨册。就商于余。余因與夢旦商榷編次。以付手民。並爲志其本末如此。回念昔年師友存殁之感。傍徨惆悵。怦然于中。則固不能嘿然而息也。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江畬經序于申江寓廬

澹香山館二集目錄

漪香山館二集

變雅辨

周自穆王以後。王室浸衰。至于厲王。去文武成康之世愈遠。大亂洊作。宣王嗣立。能修中興之業。詩人美之。然自六月至无羊凡十四篇。謂之變小雅。自雲漢至常武。凡六篇。謂之變大雅。以形容功德之體。不得列于正詩何歟。或爲之說曰。宣雖中興。考其平生。尙有失德。料民之役。王業不終。方以少康武丁之列。不逮多矣。故列之變以示譏。然詩中多頌美之詞。而故易其體以貶之。非例也。且揆之聖人。善善從長之意。于斯戾矣。竊謂變雅者。變其聲而已。无所謂刺也。夫謂正變之名。以美刺异。此自後代說經者之詞。不可爲典要。彼見變雅中。多刺詩。便謂其義當爾。其實不必然也。詩人之所以爲刺者。自以其辭云爾。然則變之名奚自以來。曰此其故雖詩人有不自知者矣。蓋郅治之世。人心和樂。故愷易之情。達之歌咏。抑揚高下。渢渢可聽。所謂盛世元音是也。洎乎時移勢易。氣

象已改。而衰敝之機。乘間而發。匪必咨嗟嘆息之詞。悲愁抑鬱之語。而天倪所觸。究與作之治世者不同。此如時鳥候蟲感秋而發。謂其有感于人。誰其信之。然則變雅之不必爲刺詩。宣王之詩。不必不列之變雅。亦已明矣。夫五音之發。皆正音也。然而宮有變宮。徵有變徵。亦卽變雅之例。後人于律呂之道。多不通習。而概以刺詩目之。謬矣。曰。如子之說。正雅何以無刺詩。曰。固也。彼其生太平之時。咏太平之事。安得有刺詩乎。若變雅之詩人。則所生非太平之時。所咏非太平之事。其爲刺詩。誠有之矣。然謂不刺人便不作詩。有是理乎。最可異者。解經之士。欲歸美宣王。解而不得。則曰詩人之言。固有是反言以諷之義。不知如六月車攻。雲漢崧高烝民等篇。純乎歌頌之語。烏得以爲諷也。若以託爲廋詞隱語。以譏誚其君父。則是儇薄者之所爲。聖人删詩。又曷爲取之乎。總之不明變雅之不皆爲刺詩。故語多憑臆而測。去之愈遠云爾。

揚雄劉向合論

儒者生三代後。覃精馳思。上下今古。以日追古聖人之道。得其粗者。記覽旣富。發爲詞章。皤如廓如。實深以宏。斯已難矣。又況浸淫于微言奧義之中。疏通證明。令後人曉然知箋疏之學。有功於性道。斯已難之難者。又況理義之窟。瞭然於胸。著爲名言。雖古聖人復生。亦无以猝易其宗旨。斯豈後生小儒。所能竄取掇拾。而苟可以託于萬一者哉。自周衰聖人之道不著。火于秦。黃老于漢。蓋道之亡於人也久矣。文景以後。司馬相如王褒之流。皆能歌詠王道。幾於作者。顧其書典瞻淵懿。競以文勝。施孟歐陽夏侯之徒。率能咀含一經。曲暢其旨。然其所爲。止于一字一句之間。剖析而明之。而義蘊所在。或反疏畧而不詳。求其間出己意勒爲成書。而常有合於大道者。自漢以來。董仲舒以外。蓋揚雄一人而已矣。雄著太元擬易。法言擬論語。自許太過。其言亦不免有疑似失據之處。然其精者恆有獨得。不遠於道。故自漢迄唐。數百餘年。以韓昌黎大儒。一讀其書。稱道獨至。豈其支離怪誕如異端所爲。足以聳動人聽致然歟。亦其理之每有

一得之終不可廢也。後人不察。以其置身莽朝。遂並一生著述之可存者。一切從而唾棄之。至反以爲不如劉向。今考向之書。如列女傳新序說苑。半皆掇拾成文。非出己意。且其書舛悞百出。去雄遠甚。雄之不幸而爲莽屈。徒以迫于凶威。容于一死。隱忍而就失身之辱。揆之舍生取義之說。雄自無辭。然不得已而爲之。與夫得位僞朝。反沾沾以爲得意者。其失自判。夫君臣之義。自宋以後。始以大明。其始尙不若是嚴也。聖人非甚不得已。皆未嘗苛人以必死。管夷吾事仇。孔子不沒其仁。且雄縱以此不能自立於世。其著書發明大道。罪固可誅。功亦可贖。今不爲節取其長。而概以訾之。過矣。或曰。子爲雄恕。宜矣。必以爲優於向。得非通論。不知向亦非節趣大純之士。其行事亦不足以服雄。觀其進身之始。至爲黃金可成之說。以熒主聽。市井小民所不屑爲。而向顧冒爲之。此其急于榮利。以視雄之當丁博用事。泊然無營者。相懸甚矣。夫以雄之泊然無爲如此。一旦且不能死。則知向之急于榮利。使其遇莽之篡。亦未必不爲雄。故嘗論

死於莽未有天下之始者。幸而爲向。死於莽既有天下之後者。不幸而爲雄。士之遭逢異致。固不可以一概論也。總之雄之失節。出於時之不幸。須原其不得已之心。而其所長者過於向。向之全身。出於時之幸。倘屬乎不可信之節。而其所長者遜於雄。則直以爲揚雄優於劉向亦奚不可。

鄭子皮子產子太叔論

制一國之命。使其君拱手于上。以與卿大夫之屬。左右以爲治。譬之五官之相需。五味之相濟。主于意同道合。不得則病焉。此不易之道也。鄭自簡公之立。子駟子國子耳子孔子展子蟜之徒。皆有國家之事。而事權不一。議論日滋。鄭之被兵者且十餘年。後之起者。一反其所爲。而國以大治。今觀子皮之推子產。至以家事爲聽。雖管仲鮑叔牙之事。殆無以過。子產與子太叔論政。曲折周至。一如家人父子之間。子產居之不以爲嫌。太叔受之不以爲異。此其平時相與之誠。豈復可以形迹論哉。夫其二三大臣。較若一體。下至百執事輩。庶無不化焉。

雖有不可教導如子皙者。一旦去之而無難。何則。彼固不得乘吾間而售其奸者也。顧人之不盡然。抑有由矣。權均則易爭。位盛則好訣。一謀之非。而思嫁其惡於人。一事之得。而欲攘其善於己。而又嗡呰之徒。投其所向。各以類附。水火之勢。一分而不可合。始則君子與小人爭。終則均之君子則亦爭。均之小人則愈爭。朝堂之上。蜩螗沸羹。不可究止。推其所至。固若國可破。君可亡。而諸臣之門戶。卒不可易。宋明之季。天命之去久矣。而悠悠者初未嘗息也。可不大哀乎。故如子皮子產子太叔之賢。存一弱小之國而有餘。如宋明之末。亡一全盛之天下。而無不足。然則意見之害。甚于刀兵。口舌之殃。大于賊虜。勢之所必至者然也。自來稱相業者。如漢之蕭曹。唐之房杜。其媲美當時。流芳後代。其所得者卒亦不外乎此。然則治亂之故。亦大畧可睹矣。

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論

昔李文饒鑒戰國之弊。因著論明客之爲禍。余曰不然。夫爲大臣而不好客。亦

何以周知天下之才俊哉。周公吐握以來天下士。其時客不爲禍。戰國之時。非客禍人。知有客而好之。而專爲己地者。自爲禍耳。古之大臣。既汲汲然惟客之求。幸而得之。則進而達之朝。己無私焉。今則不然。好賢愛士之意猶是也。不國之務。而身之圖。舉天下之士。而適足以便一時之私計。而焉得不爲禍。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四君者。好客之尤者也。然求其得客而用之。而引爲國有者幾人哉。將牢籠招致。望其措一謀。畫一策。期于自全者。皆是也。好之者曰。吾非將以利吾國也。得一能利吾者斯可矣。爲之好者。亦曰吾所爲來。凡以利好吾者也。而何有於國。夫至上下之間。不以國爲意。國之有王。直贅疣耳。功名富貴。非臣所能自有也。得之國家。以豢其私人。而迄不爲怪。知己之恩重。而君臣之分。轉顚倒而莫之恤也。久矣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。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夫文子之臣僎。正客僎也。惟其同升。故僎卒不爲文子有。嗟乎。使四君者。能各以客所好。而進達其主。而曰功固不在四君者。吾不信也。其奚以禍爲。吾又嘗論四君之

好客。其互相引重者。大抵挾詐任數之徒。而真所謂天下士無有也。豈世無其人。亦將見其將爲己私。而不能益國。故相與逃匿而不肯出。夫烏有有志之士。而甘爲權門私援。反以敵國者哉。

張湯論

書稱張湯爲御史大夫。既死。家無餘財。如其所言。蓋亦有足多者焉。徒以意氣用事。人衆側目。私怨既積。禍不旋踵。雖釁由自取。抑亦武帝驕之之過也。凡人處世。深見乎功名富貴之不可長有。則居安而慮危。由得而思失。皇皇然知其一日之間。而維持防護之道之不可以苟。其發爲貌言行習之頃。從無有以加人者。彼固非僞而出之。己心之所存。大旨固如是也。顧其道非聖賢不能。故夫雄豪傑特之徒。方其沉薶困阨之際。恆蓄其智力以求一旦之得當。洎乎志愜願足。肆其心之所欲爲。而不足以自制。而其桀驁暴戾之氣。適足以償其不貲之身。使其蹉跎偃蹇。遂獲侘傺以死。其禍必不若斯烈也。惟其善用人者。恆有

以觀理於豫。隨機而保全之。且夫豺狼蛇蝎之性。其于爲害。至猛烈也。深山大澤。人跡不到之處。人亦從而忘之者。非意所忘也。不幸而爲途所必經。則刀鋸之加。計不旋踵矣。是則用人之道。莫具于此。大都中人之資。受踰其量則覆。任過其力則傾。是故善用人者。限之以位。以優其才。靳之以恩。以弱其氣。知威之易奪。而常致嚴於視聽之交。知法之易匿。而常謹守於尺寸之際。務使左右之臣。雖寵貴隆盛。懽若無間。而恆惴惴然有所怵而不敢。夫如是則人知自重。以無殞於私。今張湯直一吏耳。非有過人之才。一朝加之羣臣之右。天子降顏色以禮之。自非德性固密。孰能當此而無震乎。其氣滅其下。勢使然也。怨極則噬。釁極則乘。湯之死決矣。設令湯僅止于一長史之任。理固可以自全。亦不可謂非不幸也。竊觀西漢之世。如鼂錯主父偃輩。皆小有才。其規措大略。卓然足以自見。以爲漢廷萬世之利。策折百僚之口。語結人主之心。相知之雅。今古無二。然而爲時未久。罪狀非明。一言之入。已足以制其命。無他信之不深。處之不當。

向之所以優之者。未必非以殺之也。易曰鼎折足覆公餗。繫辭云。知小而謀大。力小而任重。鮮不及矣。然則用人者。亦權衡於大小輕重之間。其庶乎其可也。

蕭曹論

嘗怪均是人也。一旦爲吏。恆汲汲爲惡不足。此其故何哉。旣思理之所以然。則固上之人所迫而出之者。必至於是也。刑名法獄。天下之大命也。以天下之大命。而使之司。顧不精爲擇而又抑之。使不得以自進。則雖嚴刑重禁。以求一日之畏法。猶南轅而之幽薊。北轅而之楚粵。日言至未有可至者也。蕭曹起胥吏之微。出贊其君取天下。終漢之世。言相業者莫敢望。于是愈有以信古今雖猥賤之中。莫不有奇傑存焉。特無有鞭策而用之者。深足悼已。天下治平無事。士非事聲律。躬鉛槧。無由自進于天子之廷。而從來人之精神材力。祇有此數。此優而彼絀焉。故事聲律。躬鉛槧之夫。而委之刑名法獄之任。恆迫逼而苦於不習。非智不逮。理勢然也。夫其氣志壯盛之始。足以厚殖其具。而騖于無以爲進。

名之既遂。則職任隨之。而無自取給于旦夕之閒。是故猝處之民上。茫然不知所出。而左右百執事之人。皆久于其事。而有以悉利害之所自。以茫茫無所知之長官。而遇久于其事之胥吏。雖有聰明强幹之才。類無不伈伈俔俔。以憑一日之指使。彼胥吏之徒。習見乎所處之甚賤。知上之人奴使之也。朝廷固不假之進身之途。夫人情無所希望而爲善。無所顧惜而不爲惡者。天下幾人哉。而顧可望之鄙瑣猥屑者乎哉。無惑乎蠹猾之害滋。而斯民之命急焉。爲今日之計。謂宜仿行唐制讀律設科之法。取士之秀者。立之師以董其學。遞年而試之。其入選者視生員。使司案牘之務。上之人稍禮接之。計其效力之久暫。期滿而無失事者。例得選除。夫非喪心病風。預知數年之後。得自振拔。亦誰肯爲區區毫末之利。以成其終廢之軀。抑又不足刑隨及之哉。蓋嘗論三代而後。得人之盛莫如漢。其時去古未遠。一節之能。皆得矯首而思奮。自制科盛而人材衰。屈奇傑之流。而使俯身無益之學。然唐人立法之初。其弊猶未若八股之甚。近則

士大夫掇巍科。盜膴士。貿貿然與一無所知者等。年代之先後。治亂之往復。吾不知也。又暇責以民生國計之大矣乎。處蕭曹于此。有俯首受黜辱不暇。安在能撫萬夫之背。而爲之先也。嗚呼。是又曷可以無變乎哉。

史記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論

昔者荊公讀史記孔子世家而非之。以謂孔子之德至矣。曷以世家爲。予謂荊公之言。非所謂究乎其理者也。自史公時。人之知有孔子。或不及後世爲至。甚乃躋之老聃墨翟之流。史公獨列之世家。以與諸子異。可不謂能焉。及予觀世家首太伯。列傳首伯夷。愈以信遷之知有孔子。爲不偶然也。夫殷周之際。鉅人長德。爲時引重。可謂衆矣。孔子獨曰。大伯其可謂至德矣。三以天下讓。民無德而稱焉。子貢問伯夷。子曰古之賢人也。曰怨乎。曰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夫德曰至德。自文王以外無聞焉。而七十子之徒。自顏曾以下。夫子未嘗許以仁。是二子者。孔子之所謂曠百世而靡有及者也。今史公之書。一以孔子之言爲斷。是

首二子者。猶之乎世家孔子之意也。夫論語一書。後之學者。罔不尊信。而史公實爲之始。則謂之不知聖人。是大不可也。後儒不察。乃謂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。進游俠而退儒術。是非往往謬于聖人。斯亦不考之論耳。

馬援論

從來人君行事。莫不欲以至公無我之心示天下。有時欲見爲公。適成爲私者。誠以權衡未當。而識見之狃于偏也。夫以馬援之功。不得列於雲台。讀史者未嘗不以是爲顯宗惜也。夫賢君之待外戚也。其人誠有奇才大節。優待之不以爲私。若無善可稱。雖屏斥之不以爲矯。向使顯宗以外戚之故。褒寵馬援。馬援亦無尺寸之勞。濫廁功臣之列。誠不可也。然試思援之功果何如哉。徒觀其武都蒞職。交趾從軍。料敵制勝。謀无不精。卒仗威靈。贊成大業。一時若耿賈輩。正不是過。爲顯宗者。錄前此之勳。繪之雲台之上。彼觀聽之流。誰敢挾其私心。妄相擬議哉。奈何以椒房之親。特加裁抑。使援立功生前。尚不得登諸雲台。與二

十八將之儔。比肩而立。反之褒賢禮士之初心。不大相剌謬哉。夫麒。麟。閣。之。繪。功。臣。也。霍。光。實。居。其。首。凌。烟。閣。之。繪。功。臣。也。不。掩。長。孫。無。忌。之。賢。兩。人。皆。托。在。椒。房。躬。膺。榮。號。後。之。人。不。以。漢。宣。帝。唐。太。宗。爲。私。不。以。霍。光。長。孫。無。忌。爲。竊。誠以。賞。罰。至。公。可。共。白。諸。天。下。也。禮不云乎。內舉不避親。舉之猶可。而況于圖畫之乎。是非之間。誠爲易辨。何顯宗竟懵然也。厥後東平王蒼游觀雲台。問馬援何以不與。帝笑而不答。或者。其。無。以。答。也。究之。援。之。功。名。不。以。列。雲。台。而。加。正不。以。不。列。雲。台。而。損。其。事。業。雖。見。屈。于。一。時。後。世。廣。搜。典。籍。憑。弔。芳。徽。雲。台。而。外。尚。赫。然。有。馬。援。在。

韓非論

古今治亂之相因。而極治之象。職爲亂胎。其故何哉。人當無事之日。其精神意氣。无所畏慴而卽于惰。視一切維持調護之具。皆若可以宿于无用。少棄不爲。初未必遽卽于禍。而從來不急之務。類皆及其時而爲之。勢恆處不逮。斷斷于

朔。則又似迂闊。而羣以爲愚。是故持盈保泰之語。中主以下優言之。而三代以後。從無能取必於百年者。其理固專在是也。善乎韓非之言曰。寬則寵名譽之人。急則用甲胄之士。何旨之核也。夫文武二者。如剛柔之劑。水火之輔。相資以爲利。偏倚焉則敝。開創之主。躬百戰而得天下。一旦而有之。脩詩書之化。以與百姓更始。武功既盛。文德亦茂。後世子孫。狃治平之安。自以爲可百世而无事。一時奔走之人。爭能習爲軟媚巽懦之容。以中人主之意。工聲律。善容止。則嘖嘖以爲能。置之樞府。奴視武臣。承意旨惟命。少不相下。則彈劾貶斥隨之。無敢頡頏。而爲武臣者。亦自分卑賤之辱。雖寄以專閫之任。靦然不自知其身之重。無少刻勵以副任使。何者。平時未嘗假以禮貌。臨難而欲期以忠勇。固不能矣。一旦有事。以不知兵之大員。驅怯將懦兵。以捍强梁之敵。以戰則潰。以守則降。明自治化以後。國家之盛極矣。上下晏然。不復有兵革之事。遂乃抑退將士。擯不與人列。雖以提鎭之尊。進見督撫。帕首袴韡。投刺稱走狗。期門之賤。于斯爲

至。及至闖獻之亂。懷宗燭前事之非。思有以易之。而矯之太過。大吏奉承若將不及。左良玉賀人龍。皆刼持帥臣。而坐視其死不救。則懷宗縱之故也。今者文武並用。內脩外振。自無前世之弊。抑又有說焉。自來武臣之難用。始於文臣之無能兵。平時優游暇豫。不解韜略爲何物。一旦臨乎其上。而固無以大服之。假之權則驕。防之太甚。則苦於不獲展其技。而軍事亦墮。國家寄戎政於督撫。即古將帥之任。而道員或兼兵備之名。則猶偏裨之寄。夫兵者專門之學。非臨事而辦者也。事既不可勉爲。權又烏容輕假。謂宜重兵部之選。每遇取士之期。擇其稍能言武事者。送之兵部。而肄習之。隨其長短。爲之殿最。雖有陞轉。不在他部。則人人知專其身而業是也。則心力既萃。即技能易精。吾擇其最尤者。出試以備兵之職。而各省之督撫。與兵部之尚書侍郎。相爲出入。如此則剖符仗鉞者。非以身爲嘗試。而材官武夫。不得傲以所不習。法無善於此矣。夫明人重兵部之責。而輕刑部。國家重刑部。而輕兵部。二相反。而失適均。處多事之秋。而猶

不知所變計焉。其不爲韓非所竊笑者幾希。

申公論

申公以治經聞。遇暴主而不去。身爲胥靡。及起自廢中。所言乃卑卑無足觀者。其徒趙綰王臧之徒。卒用自殺。治經之效。至於如此。詎不哀哉。曰此非經之過也。治經而不知經之過也。治經之道。在得其大意而已。經之所言。以意爲之。可否是非之際。度理以爲準。揭情以爲衡。則有不通者寡矣。夫然則措之事而合。施諸人而順。柔暴戾之性。以適于中。如是焉已矣。漢人之於經則不然。不審其端。不訊其末。而恆孳孳於一名一物之間。大義之不察。吾不知之也。而又中以同異之見。彼此之界。非其所師。雖其所甚當。無敢從也。及其所師。雖其所甚違。无敢拂也。治經一世。適以長求勝之區區。安所謂用哉。而尠見寡聞之士。乃欲一切去之。以求所謂有用之學。不又過矣乎。夫經者道之寄也。言道而不之經。猶杭斷港而無舟楫也。冥冥而索。而不知詢之已知者。而立可得也。顧謂之非

曰。中庸之爲德也。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子張子夏具體聖人者也。孔子曰。師也過。商也不及。中庸之難如此。故曰必也狂狷乎。宋之宗儒者。往往好言中庸。而羞說狂狷。宜乎理學興而士品日壞。語錄之書盛。而其著述無一事存者。此真亡也。西漢士大夫如劉向倪寬之儔。文章事業。爲世名臣。而皆負俗之累。如儒者所譏。而其淸明純固之氣。見之出言行政之間者。宋以下莫及焉。豈非發乎真之故歟。而近世之言老。乃與諸子百家同類而共棄之也。孔孟不非老。漢世汲黯鄭當時言老。而公孫宏言儒。趙琯王臧言儒。而不相及如此。謂儒爲勝老之真。未見其果勝也。然以儒而師老之真。又未見其不果勝也。

賈生論

余讀賈生列傳。至絳灌之屬害之。未嘗不太息也。曰嗟呼。孤立之害成。有如是哉。古之爲君者。恆有以試其臣。深觀無形。以卜其可任。及其久而覺足有爲也。則終焉而弗疑。雖其左右之臣。相與抵巇攻瑕。而迄不可得。是故爲之臣者。知

其君之遂不易也。屹然敢于獨行。而無羣議之齟。而要于立功。此其君臣相與之故。信哉其不偶然也。後之用人者則不然。方其任之也。匪必甚爲可信也。若曰姑嘗試之云爾。一日之間。大功之不立。一二事之少不中度。固已疑之矣。而在廷之人。見其可擠掇而代之也。方日求其短。以徼倖于一言之入。以畢其術。則其臣方將惴惴於救過之未及。何能畢命於非常之功。以冒夫衆之甚不然者哉。秦孝公之用商鞅。宋神宗之用王安石。其害至于毒天下。此二君者。用之不得其人。而其所以用人者。自三代以還。莫之有及者也。夫惟相與之難。是以千古重臣之望。累數十百載。而竟不一得。彼賈生起自隴畝之中。一旦而議人家國之計。凡其所言。皆朝之上所怒目切齒而決不能容者也。自非大有爲之主。其能舉天下而委之者哉。卽無絳灌。而漢文之不能用生。亦已明矣。而蘇軾氏乃謂生之不能用漢文。以失絳灌之懽。顧不誣乎。且夫懿戚貴臣。國之所嘗與立。人主固不得輕棄之者也。而至於用人則不然。以懿戚貴臣爲足用。則不

必廣以求人。既已求之。又將用之。而令其人顧不能勝懿戚貴臣。而反爲所勝。此計之至不可者也。然則人臣之道。亦大可言矣。欲身之大有爲。其必自勝懿戚貴臣始。懿戚貴臣之可勝。而後天下之事。左顧右盼。盡惟吾之所欲爲。而莫能難。故夫懿戚貴臣者。所以刼天下之具也。此之不能。而先爲趦趄畏避。以求其懽。以幸其不我難。此其所得於人主者亦已微矣。烏在其能立也。賈生知之矣。是故先爲痛哭流涕。言人所不敢言。以觀其能受與否。使漢文能用生。其率先更置變動。能有急于是者乎。生于此時。豈知絳灌哉。分封之事。父子之際。生猶必及之也。使漢文能用生。其必退絳灌之屬。而委以事。其庶乎可哉。而欲使生俯苟數人者之好。以希其願之獲。此必無之事已。

荀卿論

道果何如乎。其必自所寄始矣。聖人知道之所存。不能盡人而喻之也。而神其術於寄。人人得其寄以從事。而道卽寓乎其中。而其所以然者。則固不遽明也。

故曰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嗚呼此聖人之術也。三代以後而道亡。非道亡也。亦先亡其所寄已矣。以孔子之聖。所與言者。七十子之賢。其所謂道不外乎一言一動之間。此寄之說也。後世講學之徒。爭侈口而言性理之祕。其去道愈遠。無足怪者。其始於老莊。老莊之書。謂其甚背於聖人之道。而不可也。失在輕於言道。言道而不明道之寄。則所謂道者。亦虛而已矣。三代以後。其言道而得道之寄者。荀卿是也。夫寄者何也。禮也。禮之設。合天下之人。從事於至無謂之物。然而道見諸此矣。夫噓氣於管。管非氣也。然而善言氣者。無便於此矣。察影於鏡。鏡非影也。然而善觀影者。無便於此矣。是故氣與影道也。其管與鏡。則禮也。禮可言而道不可言。聖人言其所可言。而不言其所不可言。故禮行而道亦立。荀卿慭道之失。而欲以禮爲之倡。其書援引比坿。歸於純實。視老莊爲優。故嘗喜誦荀卿之書。謂足以捄老莊之窮。彼李斯者。嘐然舉先王之大法而去之。而聖人之道始大壞而不可復。此乃不守其師之過。未足以病荀卿也。因論近

世之學。宋以下無儒者。其所言者。泛濫漫衍。使人騖焉而不知其所止。如歷太虛之境。無城郭宮室之恃以栖也。夫是以語理則蕩。見事則迂。合天下之人才。而廢於性理之學。則皆不知道之有其寄焉而已矣。荀卿之書。自周以來。迄漢唐而莫有議之者也。至宋而攻之衆矣。而不知師其所長。而其失適出荀卿之所病。則荀卿者。不惟有以捄老莊之窮。抑亦足捄宋以下之儒之窮也。

范滂申屠蟠優劣論

是非定諸己。毀譽聽諸人。得失安諸命。持斯術以往。無所處而不得。士君子際無可爲之日。誠不宜苟爲無益。以踐必死之機。然天下固有或知之而免。或知之而不必免者。此亦似有主之者存乎其中。而其人之優劣。均有不與焉者也。昔者東漢之季。大興鉤黨之獄。自范滂而外。無罪而戮之者數百人。獨申屠蟠以晦迹人世。逃於僕賃之役以免。議者多以蟠之善自韜匿。爲有合於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之義。因尤滂之激烈奮發。爲冒昧不達時變。以斲其軀宜也。此則

以榮辱利害。爲足以定古來賢不肖之大防。是又烏足以知君子之大乎哉。聖賢之處亂世。不恃其無禍。而恃吾身無致之之理。果無以致之之理。則其不幸而入焉者。固皆古之有志之士。所談笑受之。而不以爲病者也。且亦知滂之道。固有與蟠一者也哉。夫所惡乎昧保身之旨。以自棄於明哲者。謂夫不度世之治亂。一其心於進取。以幸其萬有可爲。此其懵於事勢。猶曰其躓而傾也。其來之有道也。其急於有爲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。夫滂何如乎。跡其生平。以澄清天下爲己任。然一有不合。則投劾而去。初何嘗有知進而不止之累於私哉。徒觀其放歸之始。殷陶黃穆嘗在左右。應對賓客。滂顧之曰。是重吾禍也。因遁歸。此其反覆於惡直醜正之戒。而欲稍自晦匿以自藏者。後人之爲滂計。皆其所燭照數計。所早已從事焉者也。惟不過爲其甚。故佯狂垢汙之態。恐入於畸士之爲而不敢出。而其趣則已可覩矣。是郎蟠之所以自處者。揆之斯術。亦恐其不能有所異者也。若以揚激善惡。持清議之柄。以刼當事。爲有可速死之券。

試思置黑白於前。而眯然於目。奏清濁於側。而混然於耳。鮮有不出於瞽且聾者也。孟子曰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。滂之爲。乃孟子所謂是非之心者也。若其太甚。則又無矣。宋之太學。明之書院。以及復社幾社。皆明目張膽。以劫時宰之短長。謂滂而然乎哉。至於當官而行。進一賢退一不肖。此乃其職也。而又何病焉。故吾謂滂無得死之由，無得死之由而死。死而無死可也。滂不必不如蟠也。夫君子非有所仇於小人。而僉壬之鋤非其類。則去之每恐其不力。吾儒處此。祇有聽之而已。是故仲尼之聖。猶慍羣小。孟子之賢。不免戒心。即如蟠者。獲全無道之世。豈遂有惜死之意在其胸中。亦以吾不自致之。餘則所弗敢知也。且以公孫僭而襲勝餒。屈丐强而聾祖思夷。安見亡者必非。而存者必是也。亦隨其有幸有不幸已矣。如滂之英風義烈。而罹大戚。後人方悲傷痛惜之不暇。而方竊竊然訾其曷不若蟠之爲。小人之好議論。不欲成人之美如是夫。獨不思俠烈之士。不世見。而趦趄巽懦之氣。中於人心。又如水之有源。木之有蘖。不激而

自流。不煦而自發。今必以奮發有爲爲大愚。退縮無能爲得計。無怪乎禍福之間。辨之愈明。則畏之愈甚。率天下而爲委瑣齷齪之夫。幸而獲免。則計得而心愈盈。靦然不以爲恥。而忠義之士。反從而非笑之。以爲是殆有類於病風喪心者然。臣庶而盡如此。則君國之事去矣。若而人者。又當屏之絕之。而斷不可使之以蟠託者也。

鼂錯寇準論

鼂錯事漢景帝。首發七國之難。七國未滅。而錯已死。寇準事宋真宗。贊成澶淵之役。和議遂定。中外無事者垂百餘年。二子之於國。均不爲無功。然而成敗異趣。非獨幸與不幸。蓋有人事存焉。善乎蘇子瞻之言也。錯勸帝自將而己居守。又謂使錯自行未必無功。吾謂錯非將才。其自行有功所不敢知。而以居守之安。與自行之危。以安予己。以危與君。則錯所以死也。夫景帝之與真宗。皆非英主。拙謀而畏事。爲之臣者。不有以慰適其意。而方困之以不能行之舉。中心不

甚欲之情。而冀其言行計聽。斯誠難矣。故使讒間之說。得行於其間。設使錯當日者。能如寇準之事。則軍行兵食之計。方賴錯以辦。雖有百袁盎。敢乘間而起哉。不然王欽若之徒。其工於讒。吾未見其不如盎也。當夫乘輿首路。進退之策。決於一人。欽若輩方拱手其側。而不敢發一語。夫其謀之不用。怏怏於心。豈嘗一日忘準哉。而孤注之言。一時不敢舉以告者。知其委寄之重而不可奪也。設使爲準者。懦不自行。以真宗之庸。敢於千里赴敵哉。適足以售欽若之奸而已矣。然而以錯之智。而不知此。非其才不寇準若也。大凡任數之人。未有不動於私。私之既勝。則得失是非之判。中人所能喻者。反懵然而不之計。迨其倉猝之中。釁起於不可救。然後知其見之左。若錯者可謂中於私者也。君子則不然。舉天下之事。以身任之。利有所不敢趨。害有所不敢避。罪有所不敢遠。功有所不敢居。彼其視天下事。如耳目手足。自謀其腹心之疾。所謂盡心焉而已。此則準之所爲。異於錯也。嗟乎錯之意在於自謀。而適以自禍。然則爲臣者。亦可擇所

處矣。

漢文帝武帝親策士論上

或問文帝武帝俱親策士。其得人孰優。曰鼂錯董仲舒。其所造雖殊。其爲有功於漢則一也。有人焉。吾進之吾卽得而用之。得人之說。無以易此。其用之有同不同者。不必泥也。蓋嘗論之。天下未定。非得一倜儻恢詭之士。以與商天下之大計。則人主恒孤立於上而無所恃以爲安。天下既定。非得一端愨純懿之儒。與爲表章。無以返風俗以歸於正。天下卽幸而治。治必不久。故與之籌天下於未定之初。則才爲先。與之措天下於既定之後。則德爲要。二者不可以偏廢。文帝之世。號爲無事。然藩臣眈眈。磨牙以俟變。安危之勢，若綴旒然。賈誼之言。帝非不知也。特不欲其發自我。而又恐留患以貽後。且將無以制之也。思得非常之人以左右之。七國之發難。皆帝所燭照數計而將有待於錯也。一言之入。錯以身殉。是豈帝所以遺之之意哉。錯一日不死。其所以待七國者。自必有道矣。

夫唐太宗且死。以李世勣遺高宗。遂收高麗之功。齊高王且死。以慕容紹宗遺文襄。遂殄侯景之亂。古之人君得一賢以爲百世基。皆此意也。武帝之世。天下之平久矣。而人心士習。沿戰國之敝。爭逐於功利。以苟得爲貴。申韓蘇張之書。家尙其學。浸淫而不可制。夫風化之所關。一旦敗壞若此。而尙可恃以爲安乎哉。武帝鑒前事之非。念欲表章大儒。儀表一世。董仲舒乘時而出。端言正議。裒然爲舉首。而才俊之士絀焉。使天下之人。知六經之貴。如日之升天。水之行地。其晦翳湮塞。而卒不可以泯滅也。自此以迄東漢之隆。天下靡然復歸於正。則帝之爲也。二帝之不同者如此。亦審乎天下之勢。而明其所急者而已矣。勢之來也。如治病然。風寒所災。百毒所傷。須得瞑眩之藥。則渙然汗下。霍然病愈。若邪氣既淸。而本之不固。則參苓雜進。使元氣充周。而病不復入。二者各不相背也。獨怪後世拘拘於一孔之見。見夫褒巾闊袖者。則儒之。誦詩書之緒餘。能掇拾其一二者。則儒之。儒之亡久矣。而猶執傾險任數之說。以爲錯病。果如所稱。

則不惟錯之所鄙夷。抑亦仲舒之所深閉固拒。而惟恐其過相托也。

漢文帝武帝親策士論下

自鄉舉里選之法壞。不得已而出於以言取人。雖聖人復生。不能有以易之矣。然以言取人。而使人人得以盡其言。則去古求人之法。尚不甚遠。古之世爲天子者。不如是其尊也。凡一介之士。皆得訟言於王廷。民生國計之得失。明目張膽。抗論成敗。天子不以爲嫌。幸而當矣。天子得以用之矣。否則奉身以退。無誹謗之誅。忌諱之禁。自漢以來。其去古雖遠。其以求天下之才者。猶是道也。後世以帖括壞人才。天下雖有倜儻非常之士。稍有欲言。則有司得執繩尺以先後之。幸而不爲操文者之所遏抑。得以自貢於天子之前。而其所以策之者。又必使箝口結舌。噤不得出一語。能者無由見。不肖者得隨例以容其身。人才之不興。國之不治。由此其故也。夫廷試大典也。三年一舉。合天下之人才。天子臨軒而親試之。草茅之士。平日仰望而不能至者。幸而入選。名爲清曹。至優渥也。而

問其所以致此者。僅僅求工於書法之嫺。命題未下。大臣最其條目以進。則曰崇儉耳。理財耳。十數端足以畢之矣。人人可於平日而試爲之。及其列卷奏御。一切陳腐爛熟意義索然者。舉不之恤。而惟尋行數墨。求其無詿誤者。則以爲足以應命矣。上以此求。下以此應。合天下之人。弊精力於無用之地。一旦出而任事。茫茫然不知所措。反使捐納之員。得出而議其後。無惑也。所習非所用。所用非所習。勢之所驅者然也。翰詹者。士人出身之美途。軍功之例未開。外而督撫。內而閣部。必於是乎取之。其假之也優。而責之也薄。煌煌鉅典。而使一書吏得而承乏其間。未見其可也。人之聰明才力。必有所寄。以成其長。上者以道。下者以藝。今吾所以策之何爲乎。將試之以治國安民之術者道也。今其言曰。是固工於書者也。夫此工於書者藝也。非道也。胡爲乎進之。或曰以閭閻之賤。使人人得以議軍國之大計。則必有揣摩求合之人。窺人主之愛惡。以嘗其術。而僥倖於一當。傾巧逢合之習興。不如使之無可言之爲得也。不知所貴乎人主

者。謂夫無愛惡之可窺也。如其不然。四海之人。不得而窺。左右之人。且窺之矣。且夫上之舉之者。固以爲後來之任言職者之胥出其中也。豈其服官之後。不慮其揣摩求合。於貢士之始。而獨竊竊然慮之。斯不然矣。然則爲正本清源之法。莫如破上下相安之見。使出羣之材。得以自拔於當世。夫以策取士。則人得陳所見。視八股之拘攣蹀躞。其法自倍。然自來得失之端。不在法而在用法。用之不得其理。法雖善無所用之。試策之在今日是也。爲今日之計。其發問之目。先無拘拘於十餘條者之內。取國家之掌故。以及時務之切當而不可緩者。皆得舉而詢之。後漢時對策之舊。有鹵莽冒昧不切於事情者。罷之而已。釋無罪。如此則人見夫上意旨之所在。將滌盪故習。舍技藝之末。以求肆力於經世之大原。以天下之大。人民之衆。而無一二聰穎絕特之姿。沛然大成。以爲國家收得人之效。吾不信也。夫試策之法。自漢以來。迄乎唐宋。而未有改也。今乃循其名而不責其實焉。不其傎哉。

史記魯仲連列傳書後

魯仲連辯士也。非謀士也。夫不揆其勢之可否。公然盜大言以自娛。幸而事成。後之人遂震於其名之可喜。而莫敢議。故曰仲連辯士。非謀士。趙之不亡於長平。天也。信陵之行譎。武安之被讒。仲連能料其必然。而以爲趙福乎。曰不能也。夫既不能。貿貿然舉人之家國爲戲。辯士之害。莫甚於此。新垣衍之說。爲秦亦爲趙也。竭蹶圍城之中。援絕餉匱。求可以延一日之命者。計不遺豪毛。區區之名。而又何惜焉。且亦知帝秦者。固即所以愚秦矣乎。千古之患。莫甚乎無其實者。而顧被其稱。羣雄相伺。方患於無所指以爲名。是以周以垂死之命。即於亡也。數矣。然而相視而莫敢發者且數十年。何也。其所處者。固勿敢任也。秦雖强。固非遽能併六國而有之者也。一旦而加乎其上。則其勢固有所必爭。且以陳涉之王焉而亡。李密之伯焉而亡。此皆甘於一日之奉。而旋即於禍。吾意趙於此時。不如因而縶之。秦喜於帝必無害矣。吾於其間。始得孜孜內修外結之計。

以圖其報。小屈而大伸。小辱而大榮。善謀國者。不憂一時之不振。而苦無振盪淬礪之神。不能必累世之常强。而病有張脈僨興之氣。太王句踐之事。若以行於後世。則儒生攘袂而詬。漢高帝納和親之策。用能養精蓄銳。以成元狩之强。唐神堯忍臣事之羞。遂以俟勢待時。以收貞觀之效。韓侂胄之倡復仇未必非。用違其時。則名實交喪。陳新甲之進和議未必是。勢處其便。則今古同惜。然則審重輕。權緩急。亦古來英雄之主之所不得已者乎。史稱秦聞衍說不行。爲之却軍者數十里。此尤怪妄背誕之談。不足爲典要。秦之攻趙也。不遺餘力矣。方慮其死之不速。無端懾於一無足重輕之言。自挫其銳。揆情度勢。誠有必不然者耳。秦之退。李同力也。竊之以爲仲連功。悞矣。或曰是則人之云者。六國咸亡於賂秦。其不然歟。曰否。所謂帝秦無不可者。謂趙也。非謂六國也。六國之憂秦。未有如趙之岌岌者也。無不得已之形而甘爲秦刼。不謂之愚而不可矣。是則是非得失之辨。相似而不相涉。其幾在毫釐之間。

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書後

醫之爲技。賤且勞者也。合天下之人。於是生死寄焉。故不可以苟。扁鵲倉公。聖于醫者也。蓋代無一二焉。而其人之寄生死者。無時而絕。而且使之相需于代無一二之人。則是世無扁鵲倉公。而吾聽其自生自死于其間。可不謂哀焉。三代以後。養生之法。富矣。而醫學獨失其傳。周禮言醫之術以十數。而隸之官。而非其人不與焉。夫天下惟藝不可强而能。隨其性之所近。則詣易精而效易見。而責之也貴專。成之也貴久。以專則勤。以久則習。王制所云不貳事。不移官者。此類是也。後世無醫官之設。庸庸者以奔走衣食。而出於其中。其聰明才力稍足以有爲者。鮮不從而去之。夫以生死之寄。而專以待之庸庸。而聰明才力之人。无有過而從事者。則醫學之失其傳也亦宜。扁鵲倉公。雖聖於醫。而亦人耳。非有神明譎怪變化不測之事。而其語俱在。可覩而驗也。謂其不可能。則古人之不可能者衆矣。而獨難于醫。其不然哉。其不然哉。然則醫學之失傳。殆無有

倡之耳。夫人之執一業。知其極之止於獲利也。則夫利之既獲。而固不復求矣。而其利之獲。又不待業之精且熟。而始能也。夫何怪其流益雜。而其術益下。今欲反其道。莫如創爲之科。如古書算之類。三考而祿之。使之掌天下之醫務。有績則加祿。不他徙。夫人知終身之在其途。則罔有不力。而因以各擇其人以傳焉。傳傳相究。而可至於成功。大凡天下非醫病之難。而醫醫之難。不醫醫而醫病。名之曰以病爲戲。醫醫奈何。自立醫科始。近日外洋諸國。儘有醫科之設。而中國獨否。謂宜仿而行之。此百世無窮之利。而顧無有刱之者。是可悼已。或曰醫蓋小道。而使人力於是。何哉。不知天下而悉力于是。則誠不可。天下之人。而悉不力于是。則未必其非不可也。且醫小道。而將以寄生死焉。則亦非小道也。

史記吳越世家書後

天下之患。積于不可爲。則豪傑之士。爭效一日之說。以療其急。其大旨有二。曰

戰。曰和。明之亡也。以戰。宋之亡也。以和。均未見其爲可恃也。二者交訌。此是則彼非。此非則彼是。挾其庸識淺見。羣訾嗷而莫有已。人主亦孤立于上。危眩疑亂。而不獲決計以從。至於錯雜兼用。既定而旋奪。得機而輒阻。天下已亡。而所爲忿憤辨難猶未息也。夫所謂和者。不恃有趦趄苟且之圖。而恃有憤發淬厲之意。所謂戰者。不恃有僨興張脈之氣。而恃有審固重發之謀。是故論事有原。原者。別白定而不惑疑似之謂也。昔者。夫差夷。勾踐伯。興廢成毀。其不同如此。然其審量於二者之間。知彼知已。審緩急。衡利鈍。均爲後世莫及。吳越之事。相尋也。又相師也。檇李之敗。會稽之辱。不肯以忿忿之意。以試大計於一擲。摧剛爲柔。匿動爲靜。以降敵人之心。以愚之於無事。一旦猋厲電發。計不踵旋。功未浹辰。而敵人固已困矣。且夫和戰之道。其可以試行之者乎。吳之報越也。久而後濟。越之報吳也。又久而後濟。小困則小蓄。大困則大蓄。未發如淵。已發如川。要於必成。不矜速效。夫是已所舉無不中。羣天下之人以爲恥。冒而行之勿計

也。羣天下之人以爲安。惴惴持之而若不足也。夫是以所謀無不協。後世不然。人臣不務詳其國之大勢。而中於一心之私。其上者慮貶己以就計。而人將議以名也。則屈計以就名。其下焉者。內顧其才之不足。而虞困于使。則暴敵之可畏怖。以匿其短。其見雖殊。其中於私則一也。政府所行。言官閧然而持之。引而之政府之地。則仍泄泄也。是豈足以尤人主哉。故有一息不忘戰之志。而後可以言和。有一息不恃和之志。而後可以言戰。夫武備修。士氣奮。上精思以求其下。下勤力以忠其上。此必然之事。治本之說也。無與於和與戰也。內視其力。持與敵較。輕重洞毫毛。得失懸著龜。此隨時之策也。治標之說也。有與於和與戰也。由本以察標。則標不軼。反標以勤本。則本不折。循此而爲之。其庶乎可也。

史記匈奴列傳書後上

天下之患。莫甚于事若可已。而其實有不測之憂。緩而不爲。其後且不可制。惟夫聰明雄略不世出之主。爲能出其全力。以與世弭大害。後人不察。動疑爲窮

兵黷武者然。相與挾其迂談曲說。以日驚乎愚無知之倫。其不足與語夫天下之大計也。固宜。安靜息民之旨。古人以爲好大喜功者戒。而世之人。乃籍以文庸庸無用之身。是則所大惑也。昔嘗怪武帝以雄才大畧。冒一世之至難。爲漢永邊陲之无事者且數百年。而卒以中國疲敝。賣官鬻爵之事。相望于册。爲腐儒所詬病。竊謂宣元以後。漢之得無西顧之憂者。則武帝之爲也。時無武帝。一祖二宗。席天下之全盛。僅僅能制其吞噬之患。其後浸以陵遲衰微。而其事且有不可勝言者。秦衰。陳項之徒。相視而並起。匈奴得乘其間。蠶食故土。自河以南。半爲膻臊。高帝乘初定之始。急于誅翦功臣。韓彭之將既亡。遂坐視外夷之獷悍。而莫之能制。平城一挫。氣息僅屬。韜戈卷甲。不敢言用兵。文景號恭儉之主。然才具淺短。不能舉非常之功。加以親藩擁地。伺釁而動。天下之危。在內而不在外。故敵騎窺境。出之而已。理勢然也。且夫圈虎豹于柙。而坐立其旁。柙之未啟。而其勢不可視之以爲安也。自漢之世。匈奴已逼迫雲中九原代郡。接境

千有餘里。一旦有事。烽火達于甘泉。畿輔之地。風塵日驚。非細故也。武帝鑒前事之非。乘富庶之後。力大勢競。不敢偷旦夕之安。以爲社稷畫長計。兵衂不懼。餉絀不慮。推轂衞霍之徒。持節四出。用兵累載。東滅濊貊朝鮮。而匈奴之右臂斷。西通大昆月支。而匈奴之左臂斷。形格勢禁。匈奴遂以不振。終帝之世。幕南無王庭。自時厥後。漢無英辟。元帝之闇弱。朝无折衝禦侮之臣。徒以襲先人之餘業。南面而朝單于。王莽一豎子耳。屢積匈奴之怨。然卒不敢大發兵以與中國爲忤。亦帝之大功盛業。其燼之不至于遽熸也。夫人主縱獲自立。不能保其永世之常强。而一時興動之精神。則恒有以澤于後。宋之困于外國宜也。以開國之規。太祖太宗之力。而屢挫于契丹。北轅之辱。機成諸此矣。嗟夫。當可以有爲之時。而隱忍以待。與夫留患以遺後人者。何異。然則武帝之爲。豈過也哉。

讀漢景帝課農桑禁採黃金珠玉詔書後

古今有大利。畀乎天。鍾乎地。成乎人。自非疲手而癃足。寢惰而食嬉。則隨其心

思精力之所至。未嘗不有利存乎其中。特利之所在萬端。而人之才能。恆各有所寄。不能無得此以遺彼。於是乎必相反相濟。而後人人各遂其欲以去。聖人知其然也。是故因之以爲安。順之以爲便。自非病國蠹政。有害於民之事。初未嘗必嚴令禁革。逼而歸之使出於一途。嗚呼古之世其以利豢民者。何其備也。昔者漢景帝課農桑。禁采黃金珠玉。竊以爲課之是也。禁之非也。夫語本末輕重之計。飢然後爲之食。寒然後爲之衣。百口之家。罄倉儲。斷紡績。則可以立視而待其斃。此其迫逼性命之需。誠較乎耳目玩好之所喜悅者。其去倍蓰。然竊嘗譬之。千金之家。據雄貲。擁重寶。縱有水旱荒凶之虞。例之貧窶之子。究爲後死。則其所挾者。亦容有可恃也。今夫日用繁冗之費。亦爲治生者之所時有。一日之內。飽食以起。重襲以坐。遂能屏去一切而不事乎。不能也。上之於下。能征斗儲。賦尺布。此外雜色。胥一概豁免。而不問乎。不能也。則知黃金珠玉者。亦藉以濟農桑之窮已矣。夫農久蓄其粟則蠹。女久蓄其帛則爛。必待有無相通。而

始無有餘不足之患。而粟帛之不良于行。自古以爲病。故二者相貿易。上世可行之。而至後日已有不勝其苦者矣。則舍黃金珠玉之用。其又何便焉。此如人之一身。四肢筋骨者。粟帛也。血交脈貫。而無壅滯鬱湮之患者。黃金珠玉也。烏有去其一而可以爲生者哉。故以爲驅而一之。其見悞矣。或曰聖王戒逐末。夫採礦之盛。徒衆雲集。視農功女紅之得。常數倍其岔。誠恐趨之者衆。而根本之地。轉至於不可痊救。禁之非卽所以課之乎。曰不然、吾果返農桑之人。以從于開采之利。則誠不可。今吾之所役者。皆游手之徒。素不習蓄畬紉織之務。而其血氣筋力。又未嘗不可資以待用。此固當世之所謂閒民。而聖王撫馭之術。之必先爲之處置。無使縱惰以長亂者也。今卒而禁之。縱數十萬無業之輩。以恣食農桑之所出。窮弱之勢必自此始矣。然則有志治道者。輙生小儒之說。顧可用乎哉。

然則當漢之世。講求生殖之道未備。閒田可以蓄穀。隙畝足以植桑。故驅天下

而責之本計。其謀雖絀。其事尙可以行也。至今日而生聚之廣。開闢之徧。不待上之人爲之驅逐迫促。而固無遺利矣。則夫生財之道。求可以裕國而足民者。舍黃金珠玉之采。其勢無由。國家歲需銀數十萬計。其得諸地丁錢糧者。僅乃半之。而猶不及焉。其雜色之徵收。常足以佐正課之所不逮。是則農桑之難以足國亦明矣。數年以來。軍餉之糜費。洋人之透漏。岌岌乎有日趨於貧之勢。中朝重惜民力。故抽釐加稅之法徧天下。而賦不加。夫賦不可加。則夫利之所在。有足以交裨乎上下者。顧可捨之。以自取窮乎哉。夫自然之利。所在多有。雲南金礦。甘肅甘州西寧。湖南辰州大油山。以及伊犂塔爾巴哈台。官斯土者。鮮不車馱橐載。立致巨富。至今談者以爲美差。又蒙古採珠部落。常數十百戶。隨挖隨產。疊出不竭。玉出和闐一帶。玉山玉河。具載志乘。乾嘉年間。屢遣使採擇。後屢閉屢啓不常。爲今日之計。謂宜留意數者之所常出。衰旺多寡之異。官爲給照。聽民自辦。而歲入其賦於上。夫辦在民而官爲之主。則無敓奪攘爭之患。而

出入盈縮有數。官吏不能悉取以肥己。數善備而下無失業之憂。上有裕賦之益。豈非有國者所口講指畫而策出萬全者耶。不特此也。從來萬金之子。聽令者常數十人。其敬謹承意。反甚於畏官長。何則、彼固能出餘財以生死之。今擇富而好義者。假之以爲一礦之主。使之乘暇團練其閭里。教督其子弟。平居無事。得以捍衛一邑。一旦患至。隱然勁旅矣。緬甸之役。桂家茂隆銀場方盛。雲南晏然。及宮裏雁吳尚賢以無罪受誅。而邊釁始不可遏。豈非礦徒足用之明效大驗歟。然而當事究無肯爲者何也。曰明使之也。明之亡。非亡于采礦，亡于采礦而不得其道。貂璫薰腐之餘。顧使之牋利權。以上下其手。民焉得不病。國焉得不傾。而豈采礦之過哉。以此觀之。其禁之可乎。

張燮鈞侍郎文集敘

自余獲交張公燮鈞。古人直諒之益。庶幾見之。丙子之秋。豐順丁雨生中丞。持節渡臺。余與張公。俱在幕中。邂逅之頃。遽相得也。自是同里居十餘年。每數日

輙相見。見則諏經攷史。持疑義相質證。間有所述造。必出以相示。互摘疵繆。不遺餘力。要於當乃已。然吾兩人未嘗有幾微不悅之色。蓋惟恐其言之不盡。吾自揣生平問學。所得於此數年爲最多。洎公官京師。余亦多客遊在外。交道較廣。然肯盡言以規吾短者少矣。公性好書。余每過其家。卷軸不去手。通籍以後。清俸所入。悉爲書賈所得。旦夕寢饋。所得益宏。故其發爲文章。原原本本。無一字無來歷。雖其波瀾意度。時有不逮古人。其視後生小子束書不觀。游談無根者。去之遠矣。光緒間朝廷下詔。舉博學鴻詞。公以余姓名入告。旣試罷歸。路出滬上。時公方視學浙中，約余往覽西湖之勝。余住公署中十日。一日酒酣。余爲公誦曹子桓之言。年壽有時而盡。榮樂止於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。未若文章之無窮。勸公彙次生平文字。都爲一集。以授梓人。余當任讐校之役。公甚以爲然。擬回京後始從事焉。後竟寂然。余作書促之。而公已作古人矣。傷哉。公歿之數年。公之戚于幼軒太史。歸自京師。出公遺稿見示。屬余愼重酌去留。余細讀

一過。可存者。得百餘篇。昔之爭一字之奇。競一句之巧者。悉在其中。回思促膝深談。移晷始散。猶忽忽昨日事也。私念以余之荒陋無聞。決不足以定公之文。特以宿諾在先。萬不敢自食其言。以負亡友于地下云爾。謹序。

陳仲奮文集序

余既無用於世。終歲授徒以自給。先後著籍者無慮千餘人。陳子仲奮其一也。仲奮從余遊。年纔十三四。穎慧異常童。初學制舉文字。時能自出新意。數年舉於鄉。覓食於四方。與余不常相見。間出其所作示余。諸體略備。大都思益深詞益雋。浸浸乎能窺古作者之室。使假以歲月。其進未可量也。未幾以病沒。遺稿散失。其兄柏謙搜其殘篋中。首尾完具者。尚可得數十篇。裒而輯之。都爲一集。請序於余。予竊惟人生功名福澤。類非吾身所能自主。獨於績學所致。吾力所得以自爲者。而蒼蒼者亦靳之不使爲其至。豈不以古之文人才士。其思力所極。時能雕鐫造化。摹畫鬼神。往往爲冥冥中所忌。而所以敗之。譬如道家者流。

丹成而毀之多矣。不然何其慆也。余老矣。曩時所得。荒落殆盡。使仲奮尙在。得以杯酒過從以收舊學商量之益。而迄不可得。甚矣余之窮也。今序其文。不勝吾道益孤之感矣。爲之惘然者久之。丁巳仲冬。

施涵宇詩集序

長樂施涵宇。年方十餘歲。與其兄績宇。嘗從予遊。學爲制舉文字。下筆輙驚其儕輩。每一篇出。余爲言其得失。涵宇未嘗不以余言爲然。顧余不能詩。亦未課涵宇以詩。越十餘年。余客游滬上。五六年始歸。而涵宇以議員居京師。甚少相見。間以書抵余。兼以詩來。見其詩境日進。其早歲所作。祇以供酬應之用。及吟風弄月而已。迨政局既變。事勢又異。涵宇目覩時事諸多一切可驚可駭之狀。乃發其憂愁抑鬱之思。一寓於詩。於是詩境始一大變。而進而益上。斯語不余欺也。自今以後。世變未已。而涵宇之治詩。方未有已。甚似天寶間作者。余乃嘆昔人所云。懽娛之言難工愁苦之言多妙。余老矣。不復能觀其所至。惟涵宇讀

書所得。嘗留心經濟之學。其才亦足爲世用。非能一意爲詩人者。然則讀涵宇詩者。亦不過得其餘事。涵宇於夏間裒其累歲所作。得百餘首。彙爲一册。而使余序其端。余於吟詠之作。間一爲之。自顧無一佳者。稿成輒焚之。何足以序涵宇之詩。以海內通人之衆。想與涵宇日夕過從。亦必有精於斯道者。試一質焉可乎。

王晉之文集敍

曩歲寄居滬上。嘗以意爲涵芬樓文談。共四十餘篇。都二萬數千言。自古文章義法。略具其中。間及古人肆力所在。而粗舉其梗概。而籀許子篇。實在第四。以謂文章一道。必從治六書始。未有聲音故訓之不明。而能精於其事者。漢人司馬相如揚雄。爲文章之聖。然皆熟於蒼雅之學。今其書尙在。可攷而知也。自魏晉以後。浸以疏失。故雖波瀾意度。追逐前古。而體格亦漸以卑薄矣。吾友番禺王君晉之。生平治許書甚精。嘗從其同鄉蘭甫陳公游。陳公爲一時耆宿。以治

經名海內。先生居其門者最久。悉得其傳。嘗出其文集示余。裒然巨册。中間治許學者。居其大半。皆剖悉微妙洞見癥結。他文亦古雅淵懿。粲然成文。時得西京風範。蓋其所得者深矣。先生仕吾閩有善政。既老而貧。余嘗至其家。室中積軸甚富。大率多善本。先生笑語余。不佞服官數十年。所得止此。余謂先生文集。薈萃百家。孕育宏富。其足以傳後無疑。使先生擁雄貲百萬。日市良田美宅。以遺其子孫。較其所得。恐不屑以彼而易此也。先生亦以爲然。吾既得讀先生之文。因敍其平居問答之語。录之簡端。以質世之知文者。丁巳五月。

藜白桑青館詩集敍

余既無用於世。終歲授徒以自給。其從余遊者。長樂施生績宇。閩縣董生季友。其母夫人皆能詩。皆有集行世。余皆得而見之。最後錢塘俞生彥芸以藜白桑青館詩稿示余。則其母傅太夫人作也。去年太夫人年七十。彥芸囑余以文爲壽。兼示太夫人自壽七律四章。余讀而善之。而以未窺全豹爲憾。今披誦大集。

删削之餘。存者尙可得若干篇。蓋其愼重如此。太夫人之詩。不屑屑於爭一字之奇。競一字之巧。而直達其胸中之所欲言。大都本於平生閱歷而關於人心世道者爲多。使讀者有所感觸。而自合於懲惡勸善之旨。吾聞太夫人。爲傅節子觀瞽之女公子。觀瞽博陟羣書。著作宏富。太夫人自髫齡之年。浸淫家學。故能吐屬典雅。訓辭深厚。而能自遠於世俗淺易庸膚之習。而卓然自名一家。彥芸將以稿付諸手民。而命予序其簡端。余思古今名媛之作。何止百餘家。然率刻畫風雲。描摹花卉。如是焉止矣。如此集之時多見道之語。實未易見也。余既不能詩。讀太夫人之詩。始以意言其槪如此。未知其果有合否也。謹序。

許山遺集序

自古聖帝明王。設爲三綱五常之教。所以維人心而正風俗者。雖在極亂之世。未嘗絕也。明自流寇之禍。歷十餘年。烈皇殉國。太子流落人間。向之居高官。膺厚祿者。正不乏人。無有能過而存之者。獨我斗南高公。邂逅於逆旅之中。奉之

還家。禮敬備至。及大難既作。被拘入獄。楚毒備至。終無怨言。公於此舉。非有富貴可圖。苟推而去之。亦遠禍之一道。乃相與周旋不釋。而幾陷於無涯之誅。此深於世故者。所不爲。祇以身爲臣子。而惓惓故主之意。思得當以報於萬一者。刻不能忘故也。其後徼幸出獄。乃忠烈之操。上感神明。故造物亦從而哀之。而不使無辜而被戮。公既出。日以詩酒自娛。不復更問外事。蓋故國遺民。更事二姓。公所不爲也。公既沒。生前翰墨存者無幾。其裔孫振宗中將。檢諸故篋中。得數十篇。吉光片羽。深足寶貴。中將治兵數十年。其忠君愛國之意。出於至誠。蓋家法相承。其來久矣。茲集之刻。其平日水源木本之思。亦將於是見之。曾祺受而讀之。因念宋代遺臣。爲鄭所南謝皋羽諸賢。皆有遺集行世。公在地下。與之唱酬。其必引爲同志。無可疑者。使海內有志之士。彙而刻之。用垂不朽。此不惟中將之意。抑亦通人學士有維持文獻之責者。所願得而見之者也。其將拭目俟之。

歸牧集序

士君子負經濟大略。世恆苦於事權之不屬。不克以功名事業自見。敝一生心力。而使後代稱爲詩人。此決非吾意之所樂。而詩往往因是而工。每覽古來作者。其精能之詣。恆出於蹉跎不得意之人。其致位通顯。身名俱泰者。不獲與文人學士爭一日之長。蓋造物之予人。有餘於此者必有不足於彼。亦其勢然也。武進費屺懷先生。弱冠秀發。文名震一時。既通籍清要。一時名公巨卿。皆慕與之交。駸駸大用矣。時朝政日敝。亡形已見。先生乃爲書數千言。極論時政缺失。當事者皆不悅。將中以罪。先生見時勢不可爲。遂棄官去。築室吳中。聚金石數千種。與二三密契。相與考證其得失。稍暇則以吟詠自娛。然其憂時憤俗之見。亦未嘗一日去懷。悲吟慷慨。一篇之中。三致意焉。卽集中所存感事諸篇是也。自先生既沒。人心世俗益敝。其變態百出。有越於尋常意計之外。使先生尙在。其感喟蒼涼。更有甚於當日者。猶幸先生之不及見也。近歲曾祺始獲交先生

之喆嗣叔遷。每文酒過從。笑言甚洽。叔遷因出此集見示。曾祺讀之不厭。而終恨其少。蓋先生平日所作。多隨手散失。故所存止此。然吉光片羽。彌足寶貴。其足恃也已。

問雲閣詩集敘

問雲閣詩集。長樂女士。宋薇卿所作。其子績宇兄弟裒而輯之者也。女士歸同里施桐卿孝廉。孝廉故好詩。女士日以其所得。與相倡和。一室之中。自爲詩友。孝廉集久已刊布海內。後十餘年。余復得見女士之詩。其詩才力不騫而能以韻致勝。譬如魏晉間人。偶爾吐屬。而天然名雋。此境亦不易到。女士平日。不欲以所作示人。隨得輒棄去。故所存止此。然吉光片羽。彌足寶惜。正不必以多爲貴也。績宇兄弟。傷其親之沒。而惜其詩之無傳。檢而出之。以付手民。孝子之用心。此亦一事也。績宇兄弟嘗從余遊。因而問序焉。余於吟咏之作。所得甚疎。所言決不足爲是集重。世有元晏先生。試往求之。足爲斯集重也。謹序。

偏遠堂詩集敍

余曩時讀陶靖節詩而愛之。以謂雖後人百方模擬。而莫之能及。蓋詩之爲道博矣。要其大旨可得而言。大抵用意欲巧。敷詞欲雋。結響欲高。運筆欲妙。以至於風格之鶱。氣味之永。嗚呼盡之矣。然是數者。苟有高材績學之士。要可以學而至。至於情性之用。莫知其所以然者。則萬不可强。靖節先生。其沖澹之致。夷曠之韻。素能遺棄萬有。而超然於埃壒之外。其爲詩亦遂能俯視一世。若其人之志尙。先已不類。而欲襲取於萬一。不其傎歟。新竹鄭香谷先生。生平澹於榮利於世俗所誇耀而嘆詫之者。漠然無所置懷。丁酉之後。時事既變。因絕棄外務。而專其力於詩。所居有北郭園。具亭臺竹木之勝。日與諸名士吟咏其中。夙慕靖節之爲人。其身世之遭。亦復相似。因取靖節之詩。以名其齋。卽以名集。蓋先生之志尙遠矣。其所爲詩。多五七言近體。不盡用魏晉之體。然其沖融凝遠。能使矜者平。燥者靜。蓋與靖節之詩。類而不類。不類而類。蓋讀者自能辨之。先

生之族子毓臣與余善。嘗爲余述先生之嘉言懿行甚悉。命余爲之家傳。今又得讀先生之詩。蓋先生沒已三年。先生有賢孫伯端。奉其尊甫擎甫之命。裒而集之。其可讀者尙可得若干卷。蓋遺失者多矣。其任讐校之役者。先生之同里詩人王君友竹。故爲先生所善士也。余因備論先生作詩之旨。其深契於古人者。以俟後之君子論定焉。謹序。

偶涉園詩草敘

余曩授徒里中。卽聞林公仲沂。治舉子業甚精。與之遊者。皆自以爲不及。閒以示余。余未嘗不以爲善也。而獨不聞其能詩。後余居漳州。仲沂適以名進士來主丹霞書院。客中多暇。過從日密。或具酒食相召。談語恆至夜分。兩人相得歡甚。仲沂亦從不以詩示余。而余自滬上歸時。仲沂宰山西已數年。循聲籍籍滿人口。一日以平日所作詩寄余。則已裒然巨册矣。卽所謂偶涉園詩草是也。余受而讀之。甚愧向者知仲沂之疏。而亦恨仲沂以余爲不知詩。而不以告也。仲

詩。時能縱筆所至。極其意之所言。而不屑屑於摹聲儷采以爲工者。此亦未知其古人何如。其亦足爲一世之豪也已。亂事起。仲沂踉蹌自任所歸。盡喪其資。忽忽不自得。見時人所爲多不喜。往往使酒謾罵。旁若無人。雖達官貴人。及號爲有氣力者。詆諆無所避。余病其以伉直取戾。每乘閒以語規之。仲沂不能從。而亦不以爲忤也。一日同至城外。忽語余曰。子能以一言定吾詩乎。余謝以不知詩。仲沂不許。因念仲沂向者服官中外。弊精力簿領閒。計其一日之中。得從事於所謂詩者。蓋亦無幾矣。自今以往。閑居無事。因出古人所作。意之所憙者。而盡讀之。又其憂愁抑鬱。無所發紓。而悉於詩寄之。吾見仲沂之詩。是日進而未有已。所謂窮而後工者。其在是歟。仲沂倘以此言爲然歟。則卽以余爲知詩可也。

鄭貞女徵詩序

友人新竹鄭君毓臣。爲余道其同族鄭貞女事。余聞而異之。貞女年長不嫁。事

其祖母洎父母。以孝聞。祖母沒。遽以毀卒年二十有六。四方文人學士。相與作爲詩歌以詠。述其事。余悉取而讀之。起而言曰。兩間清明正大之氣。未嘗或息。往往不屬之男子。則屬之女人。方天下大亂。禮教淩夷。號爲讀書談道之儒。而家庭之間。時有涼德。其視父子兄弟。泛泛然如人與人之行於路隅。而適相値也。是則天地否塞。日月晦冥。而人道亦幾乎熄矣。而貞女以一女子搘柱其間。迹其生平本末。非有奇異峻絕之行。卒其所成就者。爲功於名教甚大。余又聞貞女素好佛。嘗侍其祖母居淨業堂。持戒甚謹。經卷終日不去手。蓋深有得於上乘之旨。然則其死也。殆亦所謂脫垢離塵。超然元化者歟。余特備論之。以俟後之採風者。有考焉。

經學會戊集齒錄序

經學會之設。始於庚子年。後改稱國學研究所。今歲癸丑。計十四年矣。前後畢業者。計數百人。分爲甲乙丙丁四班。今秋第五班又告畢業矣。諸生有齒錄之

刻。而請序於余。余念夫諸生自入會以來。隨其才力所至。見淺見深。隨其詣力所至。其回視入會之初固有間矣。唯是歲月易逝。而學問無窮。以易逝者求無窮。此常不及之勢也。自今以往。諸生苟能日積月累。孜孜不倦。從其所已能。而求其所未至。則吾身之與學爲緣者。將不可限量矣。苟絀然而止。則不特所未得者。並其所已得將復失之。數年之後。依然腹中空洞。毫無所有。與不讀者無以復異。豈不大可惜乎。聖人戒中道而廢。所以指學人之病痛者。其意至深遠也。諸生可不戒哉。

吴氏族譜敍

大史公著吴泰伯世家。稱周太王欲傳子季歷。泰伯與弟仲雍奔荆蠻。自號句吴。大伯卒無子。仲雍立。是爲吴仲雍。及周武王克商。求泰伯仲雍之後。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吴。因而封之。是爲吴立國之始。其後遂以國爲氏。傳十餘世。至壽夢

之子季札。封於延陵。號延陵季子。自是累世相傳。因皆稱延陵吳氏。閩之有吳氏。在宋淳祐中始祖朝甫公。以三傳領鄉薦。辛丑登進士。歷授朝奉大夫。福建觀察使，遂家於閩。傳五世。其葬地皆不可考。六世介菴公。七世質菴公。八世東泉公。九世用吾公。同葬一穴。稱爲四代同塋。塋在福州東門外鳳邱山俗名箬嶺。有朱文公手書鳳邱二字。刻于石上。自是歷代皆相從族葬。於是墳地相望也。自東泉公以下。一傳爲騰宇公。再傳爲鞏圖公。三傳爲子暢公。四傳爲廷文公。五傳爲秀巃公。宦浙江青田鎮海知縣。六傳爲梅莊公。梅莊公兄弟數人。皆游宦四方。其子孫盛衰不可知。梅莊公之後。爲芝圃公。以進士官泉州教授。門徒甚衆。芝圃公有二子。長曰瑞人公。次曰馥人公。瑞人公之後亦微。今存者皆馥人公後也。吾吳氏自先世以來。數百年來。仕宦皆不顯。亦無以財雄於鄉者。然讀書種子不絕。里黨間皆號爲清門。凡匪僻敗類皆不出於吾家。此亦祖宗世德之貽。可於此驗之者也。今吾每語其家人。自今以後。凡功名事業。皆有命

存。不可得而强。惟敦品積學。力自勉爲正人君子。以見先人地下。如是焉足矣。家故無宗祠。族譜亦寥寥不詳具。從兄馥孫於破麓中搜得楮葉十餘片。歷年補緝。始略具大概。從弟澥亭因取而付印。以分遺同宗中人。俾各存一册。雖草草不備，而歷世相傳之緒略。具於斯。子孫知寶而藏之。不至陷於忘祖之譏。其於親親之道。亦頗有助云。甲子春月二十一世孫曾祺謹錄。

鍾氏族譜序

一父之子。其始固至親也。稍降則殺矣。愈降則愈殺矣。自六世以下其在伯叔行者。親已盡不復相爲服。推先王制禮之意豈不欲悉從其厚而極于無盡焉者。勢不可也。因其有盡。使之不至儕于路人者。此族譜之所爲作也。古者凡縉紳先生之家。莫不有譜。或數年一脩。或數十年一脩。未有經百餘年而不脩者。故雖兵興寇亂之後。不至散失漫漶。而不可稽核。汀之有鍾氏。仿自唐昭宗之

世。有爲汀州刺史者。因家焉。其後遷徙無常處。率不離其旁屬邑。其裔孫有名夢瀛者。始爲譜。余門人鍾生爲灝。篤學好古人也。得其家譜于族之人。病其簡陋不備。始銳志編輯。凡數閱寒暑而事始蕆。蓋重且難如此。走數百里謁余鼇峯校舍。請以一言弁其首。余嘉鍾生之志。以謂爲人子孫者。常若其祖父之存。親與之負劍辟咡以詔于其側。其決不敢自納于不義以忝其先者。必也。鍾生之所爲。其于扶教勵俗之道。其果有合矣乎。使鍾生舍此不爲。移其日力而從事于名物象數之繁。窮年蒐輯。裒然成書。固亦足藏名山而垂後世。而孰輕孰重。孰本孰末。必有能辨之者。吾固有以知其必不以此而易彼也。

林竹坪八十壽序

竊觀自古隱逸之士。如管幼安陶元亮之徒。大抵皆非無意於世。蘊經國之略。困而不得施。適値世局大異。遂伏而不出。要其心大有不得已焉者。而後人不察。乃以高尚目之。不旣疎矣乎。豈不以聖賢處世。其民胞物與之念。無一日去

懷。彼天下之大。人民之衆。方紛紛然有待於我。而我乃不能一一代爲之謀。則以視一無所知者何異。惟其用意如是。故常合窮達爲一致。渾隱見而同途。遇有不同。而心無或異。若徒以山林泉石爲可樂。而藉口於理亂不知。黜陟不聞。則一樵夫牧子優爲之。何所見爲有道之士乎哉。同里林竹坪先生。自其爲秀才時。卽以天下安危治亂爲意。時國家方沿明代科舉之制。士人束髮受書。卽留心帖括之學。童而習之。迄老死不得休者。所在多有。而問以民生國計之大。茫然如冥行不知其途。先生獨屛去不以爲意。而竊潛心於百家之書。旁通曲證。而得其異同離合之故。而又竊取當時名臣奏議。是是非非一一加以評隲。皆碻然當於理。其有論高而近迂。義廣而近泛。皆斷言其不可行。會邵陽魏默深所選皇朝經世文編。先生爲擇其可存百餘篇。以餉學者。其於文字不輕作。作則必期有適於用。顧嘗祕之不以示人。自非深交密契。不可得而見也。家貧旅食四方。必置書行篋中。挾之以行。所至必諮其人情風俗之異。而思有以善

其後。然卒無所遇。曾祺昔識先生於丁中丞署中。客居臺陽者月餘日。時余方年少氣盛。論事每妄有所可否。先生恆笑置之。不肯有所督過。及今思之。未嘗不自慚其妄也。自是以後。曾祺亦多客游在外。或數歲始一歸。與先生恆參商不相見。去歲先生嘗一訪補松精舍。竊見先生。道氣內斂，而眉宇閒常奕奕有氣。殆不似七八十歲人。而偶及時事之變異。又若愀然不勝其憂者。又以知先生之爲有心人也。先生諸子。浸淫家學。才器夙成。仲君仲樞。方官京師。任寄隆重。善於其職。是則先生之道。晦於其身。而顯於其後。可斷言也。今歲六月廿有二日。爲先生覽揆之辰。同人以先生耆儒宿德。不可無一言爲壽。以命曾祺。曾祺不敢辭。先生聞之。遣其長君褚希。來述己意。命無得爲世俗頌禱之辭。及迅泛而不切之語。如古人所譏稱人之善。而迷其素者。吾當去之。以此益嘆先生之高致。爲不可及云。

今歲丁巳。爲我太保弢菴陳公七十大慶。其德配王夫人爲閩縣文勤尙書之孫女。與公同歲生。喆嗣幾士昆仲。將以弧帨良辰。稱觴上壽。經學會同人。公擬爲文以獻。以命曾祺。曾祺與公同里閈。又託於世好之誼。嘗得接其言論風采。私念公之生平志事。傾倒於心者久矣。今得執筆以效侑爵之義。與有榮焉。其奚敢辭。獨公之名滿天下。其忠規讜論。挺挺大節。垂示後來者。有史氏在。固無俟吾鄉人一二談也。然則第卽公之福於鄉。爲四方之人所不及知。或知之而不能盡者。準斯以陳。庶有當乎。公弱冠通籍。敭歷中外。所至皆有名績。卒以直道不容於世。爲朝貴所不悅。因擿公嘗薦用唐炯徐延旭二人。部議鐫級。自是廢於家者垂三十年。公素銳於任事。雖屛居不出。然吾鄉之利何以興害何以去者。必悉言之大吏。反覆以求其當。雖衆喙所集。弗計也。而其所苦心焦思而成之者。尤以興學爲急。時朝廷厭科舉之弊。欲變易取士之法。以救其失。於是始有學堂之設。倡於京師。徧於各行省。公聞之投袂而起。乃創師範學堂於城

內烏山之麓。集生徒至數百人。以次復立大小學堂十餘處。聘延東洋文學之士。課以外國語言文字。兼采其富國强兵之術。以禝諸用。以去其向來庸猥迂拘之習。時有乘間諛公爲俊傑識時務者。公大笑曰。如子之言。乃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。夫居今日而欲墨守一隅之見，而施之政事。立見其敗。勢不得不取人之所長。以益我之所短。然或舉數百年來五帝三王之道。所以維人心正風俗者棄而從之。則自速其亡已耳。是故三綱五常之要。自古聖賢所孜孜不倦者。舍吾六經四子之書。而又奚屬哉。譬之饕山海之珍者。不足以易稻粱之飽。豔文繡之美者。不足以廢絲纊之溫。今之從事於新學者。亦猶是焉已耳。蓋公平日論學之旨如此。自福州有經學會之設。公在京師。聞之大喜。以爲吾道一綫之傳。其在是乎。特於贈友人梁伯通序。剴切言之。蓋於吾鄉人才盛衰之故。道統絕續之交。殆未嘗以一日去懷。而其審本末權輕重。一毫無所假借者。蓋其愼也。論者謂公處革易之際。而克全志節。爲一代完人。其於生平志學

之功。實爲無負。而曾祺等更有進者。際玆百六之會。道喪文敝。雖屬有志之士。茫乎不知所向。凡海內賢人君子。稍能以道自處者。方倚公爲重。公在今日。宜嗇其精神。省其思慮。稍留意攝生養性之道。涵和自適。以永天年。使如景星慶雲。常在天際。雖處八表同昏之內。卒有所恃以無恐。此則一人之身。所關甚鉅。而非獨友朋愛好之私。所引爲私幸已也。謹序。

鄭擊甫六十壽敍

古來所貴乎志節之士。非獨以其能畏遠聲利。苟異乎世俗之見而已。蓋必有愛人利物之事。有合於仁人之用心者。故聖賢予之。若惟是超然遠引。以自適於寬閒寂寞之鄉。則與塊然一物何異。豈不以古之君子。身可以不仕於朝。而不敢於己有不盡之力。名可以不暴於衆。而不肯於人有相忌之心。竊嘗讀史至管幼安陳仲弓之流。其心殆無一日不以俗之厚薄民之休戚爲意。意者今世必有其人。而惜不可得而見。竹吾友鄭擊甫先生。其庶幾焉。先生新竹人。爲

鄉賢詒庵公之後。其尊甫香谷贈公爲博士弟子員。嘗以孝友旌於朝。遠近稱爲長者。先生少時。器宇不凡。讀書務識大意。不汲汲爲章句之學。而嘗熟察乎古今安危治亂之變。而求其所謂用世之學。以贈公年老。遂隱不出。先生雖家居。凡地方有事。必以身任之。遇大繇役。衆推先生主其議。先生爲之擘畫周至。使人人皆饜其意無異言。先後數十年間。如疏濬大甲溪。建築臺北府城。脩理新竹文廟。皆役之鉅者。前此有司至者。屢瞠目不能舉。卒待先生以濟。先生既已爲福於桑梓間。而其利賴所及。又達於澎湖嘉義各處。遠而至於廣東各州縣。靡不受其利。至今海內猶有能舉其事者。至於一歲義舉之費。或至數萬金。行之幾三十餘年。此猶不足爲先生道也。然先生慮事尤沈毅有遠識。方割臺議定。健兒相聚洶洶謀舉事。先生知其無成。將爲地方憂。諄勸百端。告以且安靜勿多事。鄉人素信先生。相與斂手聽約束。一邑晏然。時軍興之際。政府未立。里中無罪被繫者甚衆。恆以先生一言縱之使去。如此者不可勝計。或有爲其

人所不自知。先生亦未嘗向人言之也。先生以中書科中書。改選用道。賞戴花翎。鄉人嗟嘆以爲榮。而識者則謂先生固仁義忠信。樂善不倦。以天爵貴者。此外來之物。猶不足爲先生重也。德配王夫人爲峴岡觀察之女公子。少時婉嫕不競。詩禮之教不肅而成。及歸先生。綜理內政。條理甚設。姑陳太夫人性好佛。嘗築室城外。入處其中。夫人以時往問起居。曲有婦道。又令其長女慧脩侍左右。慧脩亦深悟淨理。脫屣塵世。以處子終。先生有子曰伯端。爲人伉爽有豪氣。未嘗少習世俗齷齪之態。急人之急。惟力是視。見者謂其得先生之風。余與先生生平未及相見。然聞聲相思者久矣。香谷贈公有偏遠堂詩草之刻。先生嘗使余序之。予於先生殆所謂以神交者。今歲先生年六十。伯端語余。當以一言爲壽。且言將有水田逸叟六十壽言之刻。將以余文附入集中。余慚愧不敢當。因重伯端之請。特就其所知者。綴爲蕪詞以獻。以附於諸君子之後。世有知先生生平者。當以余言爲不妄也。

劉桂菴六十壽序

余年方少時。卽聞里中人士。相聚談說。咸稱先輩劉炯甫徵君。以耆年宿德。矜式後進。其所論著。皆勃窣理窟。發而爲詞章。仕雖不達。其心殆無日不以天下安危治亂爲意。余心敬之。而顧不得一侍左右。親接其言論風采。嘗引爲生平憾事。近數年來。始獲交徵君之孫桂庵先生。先生與余居相近。每數日輒一見。時或相聚於友人家。笑語移日。視日影昳乃別去。先生爲人。伉爽自喜。與人言開懷出肝膈。無所回隱。竊意先生固嶔奇磊落不凡人也。先生少孤。嘗侍徵君於延平道南書院讀書。恆至夜分。數年業大進。補博士弟子員。時張筠臣方伯。方守延平。延先生主筆札。自是在其幕中者。近二十年。方伯倚如左右手。先生自是於吏治益精覈。癸巳舉於鄉。再與計偕無所遇。遂以知縣分發山東。時東撫李鑑堂公。方以綜覈爲治。屬吏少當意者。而獨器重先生。嘗語人曰。每事出以實心者。吾惟見劉某一人。未幾補嘉祥縣知縣。在嘉數載。民親之甚。適議清

理衛地。民耕其中者。悉令有司估其值。納錢於官。民閧然以爲不便。曹兗州邑。多揭竿爲亂。獨嘉祥晏然。民相率語曰。吾奈何以此累劉公。歷署汶上掖登各縣知縣。皆有惠政。余嘗問先生以嘉祥事。曰君何以得此於民。君笑不答。固問之。則曰吾非能有加於人也。顧吾居官十餘年。殆無日不以民事爲意。嘗日出而興。斗轉而息。事之不得其理者。必再三反覆而求其所以然。吾嘗誦汪龍莊官須自爲一語。故從不假賓佐之手。吾之所自盡如是焉而止。而奚以稱焉。余笑曰。如君之言。其方之漢循吏。蔑以加矣。今之爲吏者。苟求自娛樂而已。其於百姓之疾苦。未嘗一用其心。其稍賢者。則又始奮而終怠。暫舉而復廢。如先生之先後如一日者千百中無一二焉。夫人豈能皆聰悟瑩澈。見機立斷。嘗自恐其有不足。而以勤力自輔。則其不得其當者。固已少矣。惜乎無有舉先生之事。爲世之有人民之責者告也。迨武漢事起。先生遂解官去。自是絕口不問世事。亦未嘗以一刺抵權貴之門。日惟以蒔花種樹自娛。家固有老屋數楹。稍葺治

之。購其旁地爲蘧園。蘧園者。徵君在時嘗思築園未就。而預以名之。因爲記以遺後之人。余嘗過先生家。見其誦讀之暇。卽往來園中甚勤。若怡然有以自得者。余笑語先生。夫以今日之逸。償昔年之勞。若適相待然者。天之於先生。信不薄也。從此以至百年。又豈有慽乎哉。先生凡再娶皆早卒。繼配王夫人。工詞翰。著有春暉閣詩文集。夫人庀家事甚勤。先生之能專力於吏事。而無一毫內顧之憂者。繄夫人之力是賴。今歲先生年六十。王夫人與先生同年生。八月之吉爲先生攬揆之辰。其喆嗣實臣兄弟。乞予一言爲壽。余交先生未久。而情好特篤。先生又嘗令其子實臣從余遊。余例不得以不文辭。因念尋常頌禱之語。可以公之他人者。舉不足以重先生。因特詳述平日所相與敍語者。以著於篇。而於先生之立身大節。固不敢一語有私焉。是爲敍。

胡粹良六十壽序

閩縣胡生粹良。余長女壻也。猶憶前二十餘年。余飲友人家。談次偶及吾女年

已長。當爲之擇配。諸君閩人多。試爲我擇其可者。客有問君意云何。余因言吾女生於貧家。操勞作苦。是其素習。平居無紛華靡麗之好。服用雖嗇。意亦安之。余今者不敢妄附高門。但得一端士有文釆者足矣。客皆笑曰。當今之世。求一端士且不易得。況有文釆乎。久之有人言如吾里胡君粹良真其人也。時粹良方館周君蔚巖廣文家。余過蔚巖問之信。遂媒定焉。粹良九歲喪母。十歲喪父。祖母葉太夫人撫之成立。家水部門外。茅屋數椽。不蔽風日。粹良少時每入市。與羣兒戲。太夫人或以爲言。粹良立起謝去。抱册入塾。從某先生讀。閱數年則能操筆爲文字。見者每嗟異之。然累困於有司。無所遇。稍後仁和姚稷臣編修督學閩中。考取績學。粹良以優行貢成均。年已四十餘矣。逾歲試於京師。得二等以縣佐出官河南。時吾鄉林文直公爲河南巡撫。一見粹良。甚禮重之。延之署中。使課諸孫讀。大凡州縣吏得入督撫署爲幕賓。號稱近水樓臺。攫取腴美。其勢甚易。獨粹良浮沉同列中無所得。人或笑其拙。粹良則夷然不顧也。文直

旋致官去。粹良益傫然無所依。遂棄官歸里。無何政變事作。自是絕意仕進。窮居無聊。復理舊業。里中人士相率來赴。時吾閩新設經學會。擇十府二州子弟之秀者。肄業其中。粹良以爲衆所推。應聘爲教員。在堂中舉止嚴重。與諸生剖析經義。娓娓無倦容。諸生皆敬而愛之。自古有志之士。負其所得。孰不欲以功名事業自見。顧有命焉。不可得而强。吾所得以自主者。不存害人之心。不爲非分之事。凡百欲之至吾前者。恆有所戒懼怵惕。而不敢嘗試。晝之所爲。夜而安焉。使蓋棺之日。不至爲君子之棄。而小人之歸。如是焉已耳。蓋吾之所不得爲者天也。其所得爲者人也。今之人乃舍其所得爲者。而日汲汲焉從事於所不得爲者。卒之所不得爲者不可强而至。而並其所得爲者。而失之。是不大惑乎。覩粹良一生立身行己大略。可謂能不奪於世俗愛惡之私。而能篤於自信焉者也。粹良少余十餘歲。今已六十矣。生平無他嗜好。日惟浸淫破籍中。間或一近杯勺亦不過微醺而已。吾女頗能以勤愼莞內政。有子二人。皆已娶。亦頗讀

書識事理。粹良晚景差得享有家庭之樂。余嘗語粹良。吾二人皆性奇拙。處衰亂之世。不能見重於今日所稱之偉人。於新學新政。茫然無所通曉。處之兩大之間。可謂一棄物。一旦窮困而死。誠不爲過。然猶饑而得食。寒而得衣。顧視妻子。亦無淒然可憐之色。而世人待之又未嘗委以奴隸卑賤之役。造物之於我。其相待爲不薄矣。又何不遇之可言。語畢相與大笑。今歲十一月十四日。爲粹良覽揆之辰。其子爾瑛。欲得余一言爲其親壽。余嘗自恨近日所作文字多酬應之語。而無從一發余之狂言。今乃於粹良姑一出之。粹良聞之。其以爲然耶。抑更有以廣余之意幸甚。然余更有進焉者。觀粹良所處。與古之李令伯略相似。然令伯仕晉。粹良處清季爲遺民。其較之古人。豈不爲反覆勝耶。

怡園老人壽序

怡園老人者。吾友陳渚亭先生。自署所居之園。而因以爲號者也。先生世居福州南關外銀湘浦。六十後買宅城中。園在宅之西偏。廣不及百餘武。雜植花竹

之屬。先生日往來園中甚勤。每春秋佳日。與其家中人雜坐笑語爲樂。方世事大異。百端刼刼。人情皆刺促不寧，十室之內。嘆聲相聞也。先生方高臥園中。耳目淸曠。翛然有以自得。人視之乃如神仙中人。先生少時讀書。穎悟倍常童。治舉子業甚精。嘗以一增廩生舉乙亥科副貢生。旋以家貧。無以爲養。乃棄去。學范蠡計然之術。居市中逐什一之利。富可致矣。然性長厚。人負之者。或不能償。先生察其貧輒折劵還之。又好賙人之急。有告之者。無不應。所經歷之處。橋路有不脩者。輒獨力任之。以是大耗其貲。百方經畫。僅而獲濟。數十年中。凡再起輒蹶。先生乃慨然曰。吾之爲此。非樂而居之。不得已也。然吾固士也。吾家其仍將以士起乎。先生有丈夫子五人。乃日課之讀。未幾而長者次者。相繼舉於鄉。餘者或爲弟子員。皆嶷嶷能自立。次君鹿莊。以知縣分發廣東。歷居要地。爲政赫赫有聲。始克得祿而養。先生於是獲安居焉。而吾以謂陰隲之理。昉於經。雜著於諸子百家之書。古之聖賢。豈好爲不可知之說。而妄以語人哉。誠以扶世

翼教之旨。莫此爲近焉。然而所謂福善者或然或不然。或應或不應。此又聖賢所無如何也。吾又以謂寧可過信其有。不可輕疑其無。但使人人意中皆知有先生。則亦何所憚而不爲善哉。顧攷先生行事。蓋所謂積誠而爲之。而豈有一毫希冀慕戀之意動於中。卽使貧困終其身。悔於平日之所爲者。固斷斷無是也。余與先生同居里中。顧不常相見。先生之喆嗣鹿莊兄弟。多從余游。曩歲先生年七十。鹿莊乞余一言爲壽。余因循不及爲。鹿莊請之不已。乃勉爲之。明知無當獻祝之旨。亦將暴其事以爲當世勸也。

江母林太夫人八十壽言

余昔讀詩。至衡門之下。可以棲遲。泌之洋洋。可以樂飢。釋之者曰。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。余以謂隱居之樂博矣。無求云者。猶未足以蔽之也。蓋山澤之癯。類能外名利。忍嗜欲。脫然無所累焉者。此無求之義也。而以爲樂之至則未也。樂之至者。家有老親。强健少病。而吾又得以終日侍左右。時其飢飽勞逸而

爲之節適。無一事不得其當。退而吾心安焉。此其爲樂。豈可以尋常快意之舉。儗之也哉。蓋志行之美。定之於己者。吾得而主之。倫常之慶。予之自天者。吾不得而主之也。此所以爲樂之至也。興化江先生杏村。一名翰林居京師。窮約自守。未嘗有戚戚之意。獨母江太夫人在家。屢欲迎養。卒以貧故不果。常以爲憾。及官御史。雅不欲以娖訾齷齪爲吾親羞。輙發憤言事。疏數十上。毅然無所回奪。卒以伉直罷去。先生乃爲詩數章。遍示同志。單車出都門。未嘗以榮辱得失置懷。既歸梅陽。專以養親爲樂。自是以後。遂跧伏不復出。四方之士。聞而高之。然而能成先生之高者。乃太夫人之力。人或未之知也。竊聞太夫人爲人。天性澹定。從不一涉人世紛華靡麗之習。先生既罷官。太夫人未嘗有不悅之色。第曰吾兒戇直。不諧於世。得解官而去幸也。先生之能寬然於出處之際。太夫人之安貧自得有以致之已。昔歐陽永叔自述夷陵之貶。其母言笑自若。人不以永叔爲難。而以其母爲不可及。以先生之事觀之。又安在古今人之不相及哉。

自頃以來。亦有以先生才可用世。棄之可惜爲言者。有命起之於家。先生自以先朝舊臣。輒以病辭。吾意先生稍一降意。不難致卿相。亦必能以事業自見。然求如今之優游林下。以從事於南陔白華之什者。豈可復得。固知先生終不以彼而易此也。明年之春爲太夫人八十初度之辰。先生郵書來命一言爲壽。先生交遊滿天下。文章鉅公。當不乏人。不學如曾祺。而舉以相屬者。以能言先生之樂者。未有或先之者也。敢綴其所欲言者以獻。謹序。

重修洪山橋記

洪山橋鉅會城西十里。居閩江上游。爲往來孔道。橋之建不知始何時。明成化十一年。鎭守太監盧勝因舊址拓而大之。歲月旣久。圮而修。修而復圮者屢矣。民國八年七月間。颶風大作。溪流暴漲。海潮乘之。橋四五兩門俱壞。護橋之隄。崩者十餘丈。當事者議修之。以他務中止。合肥劉君溥時爲製造局總辦。屢過其地。深以此舉爲不可以已。乃爲書上之督府李公。時李公莅閩已數年。凡濟

人利物之事。知無不爲。聞君言深韙之。捐巨金爲倡。即以君主其役。君鳩工庀材。綜理縝密。費不足者出俸入所有助成之。始於十年十月。訖於十一年四月。大功告蕆。靡金錢七千六百餘元。堅固完好。踰於其舊。落成有日。而囑曾祺紀其事。竊思古有十月成梁之文。以惠人之子產。而徒杠輿梁之不具。子輿氏且以爲言。誠以王者之政。澤之被於人其大且久者。莫此爲最。故凡地方有司有從事於此。史氏皆書之以爲德政之驗。今君方留心局務。而修橋之舉。非其職守所在。而逼於急公好義之忱。必達其所見而後已。非仁心爲質者不能。謹書其始末。以遺吾鄉之人。俾後來者有攷焉。是舉也。技師林君天民。實司輿築之役。而董其事者爲製造局職員林君廷錦潘君守正郭君慶安也。例得備書。

菜莊記

余年二十有五。以事赴臺陽。路出鷺門。即欲往觀鼓浪嶼。適有人語余以嶼中人民稀少。氣象蕭索。僅得比一大村落。因不果。其後二十餘年。余以微官留滯

漳州。閒一旋省。而鷺門爲必經之地。鼓浪嶼僅一水之隔。至者三四焉。則見樓閣緜亙。上矗雲際。溝渠交通。道平如砥。鷺江百貨所集。街衢逼仄。塵壒汚人。至此則渺如仙境焉。然園林雖美。而余與其主人無素。未敢以一刺自通。恆徘徊門外而已。近者林子菽臧。僑居此閒。於其宅之旁。度隙地爲小園。顏之曰菽莊。園之中凡水石之佳。花木之勝。靡不畢具。叔臧能文章。而性好客。賓從皆一時之選。四方文士至者。多主其家。觴詠之事。月數舉。壇坫風流。照耀一世。余極思一往與焉。而既老且衰。無復出遊之想。徒相與愾慕而已。信夫人生足迹所至。亦有命存焉。不可得而强也。叔臧自有記示余。謂余當賡續爲之。余念昔者。昌黎作滕王閣記。而率以未嘗一至爲憾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余無韓公之文。而其事正復相類。故倣而爲之。韓公抑於斯閣不得至者終其身。而余今者或猶有冀焉。詎不爲反覆勝耶。識之以俟異日。

黃氏古檗山莊墳地記

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。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。所以使生者
無憾。而死者獲安。法至善也。自魏晉以來。士大夫之家。始溺於風水之說。有親
沒數十年。尚不克葬者。問之則曰吾將擇一地以利吾之子孫。苟有兄弟數人。
則曰是固彼利而我不利也。更有營葬既久。以事不稱意。歸於地之不吉而徙
去者。於是治形家者始得乘間而鼓其說。不饜所欲不止。夫使其術果可信。則
彼精於其事者。其後人當相繼爲王侯將相。而卒未之有聞。何也。爲人謀則工。
爲己謀則拙。此豈近於人情哉。亦可以知其不然矣。是俗閩中多有之。而泉州
一郡爲甚。晉江黃君秀良壯日遊海外。既歸。徧覓其累世窀穸之所。或不可得。
則以爲大憾。乃始擇地於距城七十餘里曰壁谷鄉。其先人祠宇在焉。蓋君之
意不以得吉壤爲喜。而與其祖若宗相從於九原者。以爲一生幸事。兆既定。將
使其子孫差以昭穆。皆得從葬於此。又以其地之餘以給其族之人。因爲之圖。
而遠以示余。余念君之是舉。蓋有數善在焉。傳禩雖遠。而歲時上冢。永無忘失

一也。兆域既定。不至以爭執起訟端二也。族屬旣遠。而隨時得以相見。不至遂同路人三也。而所云力破堪輿家之說者。又其顯而易言者也。余不獲見君。友人林子叔藏與君善。爲余道其事如此。因爲之記以歸之。旣以答黃君之意。又將爲世之有人心世道之責者。幸也。

方雨亭事略

君諱家澍。字雨亭。侯官方氏。父有詩。家僅中人產。而性好施與。尤喜文士。有過其家。其禮敬甚至。以故年雖幼。凡同時績學有聲譽者。皆折輩行與交。弱冠補博士弟子員。壬午舉於鄉。壬辰成進士。朝考第一。選翰林院庶吉士。散館改兵部主事。出爲浙江桐鄉縣知縣。桐值兵燹之後。絃誦之聲久絕。君至始脩復桐溪書院。聚士之秀者於中。而課以治經諏史之學。又建白社書院於去城數十里。地名屠鎭。以待遠不能至者。踰年士人相戒以不讀書爲恥。風氣爲之一變。會歲飢。民無所得食。去而爲盜。有青紅幫者尤恣横。君捐鉅金募壯士數十人。

往來巡緝。所在輒獲擒巨魁數人置之法。盜風遂息。每日坐堂皇。民有枉者。令自爲狀達案前。吏胥瞠目相視。君以次第平其曲直。民不知訟苦。然鄰邑有越境來訴者。君謝而遣之。皆涕泣去。踰年調署秀水。秀民多治蠶爲生。疫作蠶多死。君立蠶學分館於邑中。教以飼蠶之法。自是蠶不病。而絲出日益多。君在秀日。以興學爲務。如在桐鄉時。邑之北門有淫祠。巫言神能福禍人。人趨之如鶩。歲入金錢不貲。君下令禁絕。卽其地立塘灣學舍。又欲立蒙學。費無所出。爲牒上大府。請重鴉片煙稅。議者大譁。君不爲動。卒行之。在秀一年。百廢具舉。桐民私相語曰。柰何奪我方公。大吏察其意。復歸君於桐。民聞之咸走相告曰。方公來。吾輩無憂矣。其得人心如此。秀水陶尙書聞君有異政。嘗馳書浙疆吏。言吾邑數百餘年來。無此好官。當留之以活吾民。然君於尙書固素不相識也。生平負經世大略。談及時事。感憤形於辭色。甲午之役。日本和議成。割旅順臺灣畀之。君上書數千言。力言遼陽根本之地。不宜委以資敵。大吏屛不奏。嘗佐依將

軍於塞外。謀建築鐵路。以西法練健兒備邊。依公不能用。故君雖爲令有聲。議者卒以用之不盡其才。爲世之有用人之責者惜也。君以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。年四十六歲。先君卒數月。余自京師歸里。遇君於滬上。觴余於九華樓酒肆。肴胾羅列。君熟視筯不下。顧左右索薄粥半盂。余見君憊。問何苦。君言積勞久。心火上炎。夜不能寐。余甚以爲憂。未幾而君之凶問至矣。君奉贍公教。賙恤親故。無吝色。從子有才器者。皆使之遊學海外。費皆出於君。所耗不貲。故身沒遂貧。君有子三人。長和留學美洲。以襄助學務敍勞得知府。次某又次某先

考府君事略

嗚呼自我先考府君之沒。距今已四十有三年。曾祺不肖。懶散不能自樹立。以慰府君於地下。今老矣。自知去死日近。竊維不可使府君平日立身行己大略。子孫無由知之。以重不肖之罪。乃搵泪操文。謹述其大概如左。府君諱稗。字少慈。侯官吳氏先王父朝議公第二子也。性至孝。先王父中年喪耦。不自得。遁於

酒。時至沈醉。府君服侍左右。時其饑渴。進食飲。或夜分數起。未嘗有所失。家居惟諷誦經史。未嘗學作文字。年十五。一日隨先大父往謁王偉甫先生。先生問所業。先大父以未學對。先生偶拈五言韻語命屬對。府君隨舉以應。先生聞之曰。是可教。因命移榻來就學。時先生爲名孝廉。家居授徒。著籍者。歲常數十人。府君處其中。勤力爲諸生冠。畢一年能成律賦一篇。先生教人專意詞賦。不甚喜八股文。踰二年乃從黃彤階先生學。作制舉文字。二先生皆曾王父教授公得意弟子也。無何先王父沒。家貧甚。府君始出授徒。館於城北葉姓家。攜少永叔父同往。同榻不寢。每縱談文史或至夜分。如是者四年。叔父亦能勤苦自奮。業大進。其後成進士。府君猶及見之。娶吾母李孺人姑女也。吾曾王父有女子子六人。其嫁與同里李氏第五女也。與王父友愛甚至。實生李孺人。先王父知其賢。爲府君聘焉。吾母既至。府君一歲館穀所入。不足支數月糧。太孺人治女紅甚精。每歲取給於是者。十居三四焉。然太孺人未嘗有幾微不自得之意。府

君於時在化民營僦屋以居。每夕一燈熒然。府君端坐課曾祺學識字。太孺人操針黹坐於側。曾祺或不肯讀。太孺人輒出餅餌啖之。及今思之。忽忽昨日事也。曾祺生六年。太孺人棄養。府君自是不復娶。惟出入必攜曾祺與偕。曾祺稍長。五經粗畢。乃課之讀文選。每借善本。抄錄一過。字畫端好。今其冊猶存篋中。愛曾祺殊甚。偶背誦時。或字句脫落。未嘗加以夏楚。惟令再讀而已。曾祺十五歲。以默寫文選。受知於曹朗川學使。補博士弟子員。府公意始慰。爲聘同里楊氏女。頗能執婦道。連舉丈夫子三人。曾祺以筆耕自給。不能具甘旨之奉。府君意亦安之。府君至是始不復出就館。然生平性沈靜。無他嗜好。每日必就案作小楷數百字。夜間飲數杯便就睡。遇親友中有慶弔事。亦不常往。悉命曾祺往代。偶一至而已。性和易。人有忤之者亦不較。人與之交者。言數十年中未嘗見其有怒色也。有甚不悅者。亦不肯於人前訐其過失。但私語曾祺令勿效之。府君以附學生。應咸豐乙卯鄉試。至光緒丙子科。始登賢書。而曾祺亦於是科獲

雋。越歲侍府君一與計偕。既報罷。卽不復至京師。至五十四卒於家。太孺人先府君二十四年卒。年三十三與府君附葬先王父墳內。生平最喜洨長之學。所著有說文字音攷證。藏於家。

徐鏡清家傳

君諱鏡清。字繼藩。號瀛洲。姓徐氏。幼聰慧。讀書過目不忘。父光前以世方多事。不宜專意舉業。乃命君赴江南入左文襄軍。隸統領親軍砲隊鍾公紫雲麾下。逾歲法人肇釁。從左文襄入閩。既至駐兵閩安。其地有南北峯。鍾公命君於北峯上。建築營壘。又以滬嶼砲臺爲法人所燬。君受命督工修葺。不兩月而畢。均完固可永久。見者稱之。當軸到臺驗閱。咸嗟異。鍾公升任建寧總兵。君率部隨行。丁酉派赴湖北。學習德操事。旋回閩充全營總教習。己亥三月調省駐紮南較場。委築福强軍左右營壘。鍾公升署陸路提督。公又隨同赴泉州。庚子拳匪之亂。閩省辦理海防。添募祥勝軍六營。君奉委管帶祥勝副中營。旋充閩江福

毅祥勝各軍總教習。癸卯委充常備軍右鎮第三標統帶。旋調常備軍右鎮二標分統。魏制軍蒞長校閱。嘉君訓練有方。奏准補授福寧鎮中營游擊。委點驗延建邵三府防練各營。署順昌協副將。仍統帶常備軍右鎮二軍分防延建邵三府。順昌裁缺。仍充四十標統帶官。日俄交戰。中國守中立之議。君奉派巡視海口。查辦福清縣船隻裝運軍火案。並在芭蕉尾洋面阻止英輪進口。以防接濟。而免藉口。當軸以其弭患無形。厥功甚偉。彙保免補參將。以副將儘先補用。松制軍蒞閩。以君辦事幹練。商之樸將軍。將陸軍四十標一二營改編爲前路巡防營。歸君統領。調駐省垣。值湖北首義。閩中謀響應。卒賴君力。不至糜爛。大局稍定。任延建地方司令官。兼署建寧鎮總兵。授爲陸軍少將。癸丑閩垣獨立。贛省響應。兵至崇安大安關。君派隊防禦。地方無事。劉子英總長回閩。辦理裁兵事宜。僅留君所部各營。改爲警備隊。駐紮尤溪。丙辰土匪許莫多。由連江屏南進擾政和松溪浦城。君先期以公事赴延。聞信馳回勦堵。而浦圍遂解。其在

延響應者。又有陳毓輝等。君派隊反攻。延圍亦解。論者嘆其用兵神速。戊午粵軍來閩。漸及延建。李培之督軍令君爲第二支混成團團長。分駐甌屬。未幾全省震動。獨甌屬六縣。安堵無恙。人民感德。壬戌粵軍二次入閩。將至邵武。君以兵力單薄。屢上書請兵李督。久而不報。君恐其一入轄地。人民必遭蹂躪。遂親率駐城隊伍進據北津渡。嚴備以待。時粵軍諸將多與君舊識。使人招之皆不應。而粵軍入杉關。光邵相繼失陷。君上書告急。省中派許旅長往援。遷延不時至。君奮勇力戰。而敵軍潰退。光邵旋克復。是役也。雖君之力。然亦有天幸焉。君在閩久。見諸掌兵者。卒不可恃。遂決計辭職。是時督理周公。督辦孫公。均雅聞君才。信使往還。交相推重。君以事多拂逆。精力就衰。退老遂決。力請回籍治病。未幾卒于家。年五十有六。公性至孝。兩次丁艱。皆不得回家守制。引爲終身恨。常迎其母某太夫人於龜山防次。色養備至。配史夫人生子二。長某某次早夭。論曰甌甯一府。居閩省上游。水行抵省中。數日可至。上游不守。則省爲危地。君

居上游久。其地人民愛君最深。其施設方略。至今甌人時有能道其事者。惟其阨於大府不能一一行其志。爲可惜也。使爲上者能大用君。其功名豈止於是已哉。然而君之功已足千古矣。

張文厚公墓志銘

公姓張氏。諱亨嘉。字燮鈞。福建侯官人。曾祖宗器。祖振西。父鏡湖。皆贈光祿大夫。曾祖妣羅氏。祖于氏。皆贈一品太夫人。妣黃氏。封一品太夫人。公少而舉止凝重。凜然如成人。家貧無自得師。林蓊坡先生。公姑夫也。每自塾歸。過公家。命出所讀書是正其句讀。通五經。旋補博士弟子員。甲子舉於鄉。文譽大起。每試輒魁其曹。顧屢貢禮部不遇。庚辰以大挑一等得知縣。分發東河試用。河南有疑獄。公爲承審官。爲言於大吏不應。後獄白。大吏及諸承審官悉得罪。以公夙有言得不坐。乃復應禮部試。癸未成進士。改翰林院庶吉士。散館授編修。凡九徙官至禮部左侍郎。先後直南書房十餘年。出爲湖南學政。浙江學政。廣西正

考官。公所至悉心校閱。恆秉燭至夜分。或規其勞。公曰吾困公車十餘年。每嘆有司不職。豈以今日而忘之也。公待士曲有禮意。一節之善。譽之不容口。顧未嘗以非義爲之關說。曰君子愛人以德。若導之以苟。甚非其所以厚之也。嘗爲京師大學總監督。時學制新定。公悉心規畫。矩度甚設。後來者皆遵用其法。自官京師。即以文章名海內。其生平述造。於詞章訓故。靡所不窺。然爲之恆不盡其力獨至數千年來朝章國典。其沿革次第。與夫人心世俗盛衰之故。國家所視爲廢興存亡者。原原本本。動輙數千百言。其治地理學尤精。於顧亭林顧景范胡朏明數家之書。皆讀之十餘過。時以所得爲之箋正。欲刻輿地叢書。裒集至數十種。以限於力未暇也。吾中國自嘉道以來。士狃於制舉之業。人才日敝。於是有志之士。始出遊海外各國。講習其良法美意。歸而餉諸學者。一時風氣所趨。號召日衆。其有不爲此者。非惰卽迂。以此詬於人。人亦詬之。以謂吾所學者皆古先聖賢之緒義。不忍遽舍去。每出議論相訾謷。後進靡所適從。而學術

益壞。公以謂學無新舊。宜相倚爲用。偏廢焉則病矣。故每欲扶植舊學。以救新學輕本重末之失。謀於閩中設立存古學堂。既而卒不果立。聞者惜之。公以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京邸。年六十有四。特旨賜卹予祭葬。謚文厚。配王夫人先公卒。長子如忭。早世。次子如亶。特賞主事。孫戭二品廕生。公卒數月。如亶奉柩歸葬于侯官羣鹿山故塋。公友吳曾祺。謹爲銘而納諸墓。銘曰。

炎海之南。實生鉅儒。學成國器。行爲世模。獨立一呼。羣士爭趨。愼拔爾尤。不懈益劬。師道大立。士心用愉。學派既分。互爲主奴。泥古固僻。囿今亦愚。公執其平。大道是扶。我爲斯銘。訊諸士夫。貞石可泐。令名不渝。

薩乂恆墓表

君諱承鈺號乂恆。本蒙古答失蠻氏遠祖。阿魯赤留鎭雁門。遂爲雁門人。生二子。長曰薩都剌。元泰定丁卯進士。官河南臺侍御史。賜姓薩氏。以詩名於時。次子曰野芝。江西建昌路總管。生仲禮。元統癸丑進士。福建行中書省檢校。遂徙

家焉。祖諱春光。父諱克忠。皆潛德不顯。公穎慧夙成。恒出語驚其長老。弱冠補博士弟子員。受知於濟甯孫文恪公。乙亥舉於鄉。屢赴公車不第。考充覺羅教習。俸滿以知縣分發山東。歷署邵平縣邱縣嶧縣知縣。皆有惠政。最後補武城縣知縣。時朝廷方議行新政。舉措煩擾。君意弗善也。重以政府非人。大吏率以賄進。君知時事不可爲。遂棄官去。抵家數日。遽以疾卒。公卒未二年。而武漢之變作。論者以公之去官。爲有先見之明。初君捧檄過天津。往謁合肥李文忠公。公一見奇之。命爲水師學堂教習。洎抵山東。東撫錢塘張勤果公。方延攬英才。倚以爲治。向耳君名。卽以河務相屬。時海氛甚惡。議於卽墨河口築礮臺禦敵。勤果以其事屬君。君乃輕裝減從。遍歷諸險要。爲圖上之。圖各有說甚具。勤果大善。立委君辦理海防營務處。駸駸大用矣。已而勤果薨於位。後至無知君者。君亦不欲以才器自異。故卒浮沈州縣中。嗚呼士之負經濟大略。而不得用於世。或用之而不盡。而世無由知之者。豈不以無人焉爲之地故歟。今夫將相大

臣。世之所謂有氣力者。幸而其人爲賢者。立談之間。一旦爲知己。卒不能一得其力。一立乎朝廷之上。使其澤大被於天下。是孰使之然哉。其命也歟。然則如君者。固當與當世賢人君子相與共惜之者也。君卒於光緒某年某月。年六十。公之子嘉曦從余遊。篤學有志行。嘗官河南亂後遂杜門不出。大肆其力於文章。庶幾可與有成者。君亦可謂有子矣。君爲政多可述。同里林紓詳載之墓銘中。今特揭其出處大略。而爲之表。而歸之嘉曦。俾藏諸家。將以俟後之考獻者有取焉。謹表。

鄭毓臣墓志銘

甲寅十二月二日。余友鄭君毓臣。沒於福州客次。年五十有四。傷哉。余交君將三十年。曩者每值大比。君以試事至福州。數過余家。科舉既廢。遂久不至。後相見於滬上。數語而別。近一二年間。君爲其鄉人所推。來主瀛僑試館。握手之頃。歡然若平生。然其豪氣。亦稍稍盡矣。乘閒爲予言。吾衰且病。萬一不幸先君卒。

當以埋幽之文相屬。余以君未老。輒以他語亂之。觀其意以一世志事。將待余文以傳者。而不知余之非其人也。然其志亦大可哀矣。使終無以實其言。死何以見亡友於地下。謹按毓臣諱鵬雲。毓臣其字也。父祥和永春州歲貢生。官臺灣淡水廳學訓導。因徙家焉。妣顏氏繼妣葉氏。君以壬午年補新竹縣學附學生。受知於臺灣巡撫提督學政唐公景崧。考列一等第一名。補廩膳生。送入海東書院肄業。唐公每與人論臺中文士。必數及君。由是文譽大起。省試輒不售。後以縣尉赴廣東。嘗上所著書於大府。卒無所遇。君爲人謹厚長者。遇其弟及兄之子。甚有恩意。爲人謀曲折周至。與其自謀無異。與人有成言。終不肯毫髮負。嘗有富人。以數十金購余文。屬君爲之言。後其人竟以吝嗇爽前約。余恐傷其意。默不言。君乃大憾。每見余若慚沮無所容。余責之曰。我兩人交甚厚。豈有不知鄭毓臣好男子。非乾沒人財者。何自懟之甚。君意卒不能解。此細事亦足見其坦誠不欺。而厚於自愛者也。君病瀕絕。遣人迎其友謝賢霖。屬以後事。謝

至。君已噤不能言。謝爲之營殯斂。一一如禮。聘魏氏未婚卒。娶葉氏尚存。子一滄浪。器識端重。將來或能大公之業。以貧故不克歸葬。乃瘞公於福州北關外某某山之陽。余既論次君如左。乃復係以銘曰。

薄俗役智叢詢譏。口有百諾心已非。中外畢盡近者希。脫去畦畛還天機。我爲銘詩闡厥微。古有愿士公可幾。

于薌波墓表

君姓于氏。諱承恩。字薌波。先世隸順天漢軍鑲黃旗籍。乾隆四十四年。始出籍。徙居福建。遂爲閩縣人。祖淮封武略騎尉。父長青署龍岩漳平都司。君生七歲而孤。十五歲入福州右營行伍。拔補把總。保陞守備。君生有至性。嘗以鄰居不戒於火。君於列燄中負母潘太夫人以出。閭里稱之。以早歲失怙。不及躬色養。深以爲恨。事世父樸庵公如父。數十年無異。雅素簡靜。不能俯仰事貴人。故浮沈部曲中不爲大吏所知。當官把總時。有路可進取。君以得之不以道。卒不顧。

待士卒極有恩意。嘗捧檄戍臺灣。比受代。卒有貧不能行。君廉其狀。貸之金。或語君以卒貧。恐不能償。君嘆曰。吾與之俱來。當與之俱去。棄之不義。安在責其必償也。所散近千金。比歸取其劵焚之。亦未嘗以其事告人。晚年貧甚。責其子弟讀益苦。若深以早年失學爲憾。迨子君彥貴。贈君爲通議大夫。君亦可瞑目於地下矣。君卒於光緒己丑十一月九日。年五十八歲。娶周淑人先君卒。子四。長君彥癸卯科進士翰林院編修。次啓嘉與兄同歲舉於鄉。官浙江鹽大使。次君襄次君佑皆早卒。女一適同里翁姓。孫孝通君彥出。孝覺孝彬孝銘啓嘉出。孫女一君彥出。君彥字幼薌。與其同里吳曾祺友善。每敍述其先德甚備。偶及君生平侘傺不遇。輒欷歔不自勝。乘間乞曾祺論次其事。曾祺念君忠厚長者。誠不願其湮沒無所表見。而又深恨詘於文辭。而不足以存之也。謹書其始末。以歸諸幼薌。以藏諸家。俾後之子孫有考焉。謹狀。

鄭香谷像贊

體靜而逸。神清而腴。我視其人。邈與衆殊。斂身若束。赴義如趨。其心則佛。其學則儒。北郭之園。抱素自娛。老成徂矣。典型不渝。

吳曉舟誄

維乙丑三月〇日。清故通議大夫廣西按察使曉舟吳公薨於里第。年八十歲。嗚呼哀哉。公早歲端謹。舉止如成人。在書塾中。未嘗舍業而嬉。數年業大進。以府試第一人入泮。甲戌成進士。以知縣用分發廣西。以親老改廣東。及丁艱服闋。始赴廣西。公爲政謹於治事。而慈於愛民。利之在民者。無不舉。害之在民者。無不去。所至之地。民聞其名。無不喜其來。而憂其去。大吏如張振軒岑雲階。皆器重公。交章論薦。詔書褒美。屢遷至道員。以右江道署廣西按察使。時朝政浸壞。柄國者多非其人。公知時事不可爲。遂棄官去。宦橐蕭然。僅餘住屋數楹。承其先人遺意。改爲宗祠。親故中有不能自存者。猶酌力資助之。會省中諸老。設立經學會。均推重公爲之長。公綜理縝密。每日晨至暮歸。以爲常。未嘗以私事

至各大吏之門。其中懷澹定。蓋天性也。余與公相處近十餘年。時握手相晤語。喜宋伃著作。每與人談濂洛關閩之學。剖析源流。亹亹不倦。嘗校刻近思錄。以示學者。公病之前一日。猶在會中監督考事。還家遂病。服中西藥俱不效。臨沒神恙湛然。語不及家事。公之哲嗣循南方署思明知事。聞公病耗。馳歸。及親含斂。公年已八十。繼起有人。可以瞑目而逝。同輩來唁者皆哭之甚慟。以老成凋喪。日甚一日。至公允爲魯靈光矣。此後主持世道。益難其人。是亦人心世道之大可憂也。謹抒私見所及。而爲之誄。其詞曰。

閩海之南。實生大儒。立身行己。動與道俱。端愨之性。久而不渝。早歲治學。終日忘劬。積軸既富。遂學操觚。作爲文章。原本經腴。異於近世。薄植之徒。文譽日起。籍甚士夫。光氣尙伏。被褐懷愉。通籍京師。歷官方始。親民之職。出宰百里。毛義捧檄。養親是以。受命寢門。尸素爲恥。庭訓則然。敢昧斯旨。公出治民。如撫愛子。民有失所。如患在己。仁柔之過。失之縱弛。公鑒其然。振肅綱紀。使民知法。令行

禁止。民遵其教。百事就理。人之作事。不恆厥衷。能以勤始。而以惰終。公獨不然。夙夜在公。暫無廢職。久無曠功。間有疑惑。思極則通。公嘗自言。吾智人同。幸免蹉跌。道在拙工。閱歷之語。有味在中。計公在官。所蒞稱治。循聲日聞。達于大吏。薦章旣上。恩寵時至。漸歷通顯。德能稱位。東漢循良。入爲卿貳。公處其時。宜蒙不次。光緒季年。時局漸異。棻梲之材。自受重寄。公鑒其幾。謀之先事。棄官而行。行吾素志。公歸無事。展卷自怡。後生小子。奉爲經師。公與之言。賞奇折疑。娓娓不倦。無餘於詞。有宋人子。問學之資。孔孟而後。道統在茲。近世好異。風氣漸移。新學旣倡。異說日滋。公實憂之。力爲主持。譬之久病。盧扁來醫。雖有沉痼。善藥可治。公年雖老。强健少疾。直至百年。永保終吉。乙丑之歲。八月吉日。竊意其時。稱觴在室。介壽之作。不屬吾筆。人事難知。老成遽失。侍齒告終。含和長畢。嗚呼哀哉。自我交公。十有四年。公喜語錄。日手一編。偶談學派。如遡百川。源流所在。識其師傳。我雖不學。耳熟詳焉。公舍我去。再見無緣。一別千古。思之惘然。嗚呼

哀哉。

潘耀如誄

己未四月初九日。長樂潘公耀如卒。年七十有五。嗚呼哀哉。公少孤。性嗜學。貧無由得師。遇座上人有儒衣冠者。輒就之質所疑。旣而從陳蘭坡先生游。刻苦自勵。隨日所課自爲程。不中程不得休息。旋補博士弟子員。甲子舉於鄉。辛未成進士。選庶吉士。散館授編修。孤介自守。居京師時。維授徒以自給。未嘗一日至權貴人之門。以故十餘年不徙官。嘗典試粵西。所得多知名士。巡撫馬公專疏言其賢。有風裁峻整之稱。以京察一等。召對稱旨。補授四川夔州府知府。旋改調龍安。又調成都。所至究心吏治。剗煩除苛。所益於民甚衆。顧不肯自言。有問之者。輒謝不應。蓋公平生。凡事務隨分自盡。非能汲汲營名譽者。尤不喜廉名。曰此學者分內事。何足挂齒頰。其不輕妄自喜如此。以計典卓異。入覲京師。途中感疾頗劇。遂乞假歸。家居惟以詩酒自娛。然大吏有以一方利害問者。輒

爲之陳本末。所以爲之區畫者甚備。庚子之變。遂不敢一語及時事。然獨居深念。常悒悒不自得。卒以是得疾。遂至不起。余少時與公居城北。相距僅數十武。里中儒士。結爲文社。公與余皆與。自公之沒。而當時社中諸君子。無一人在者。以此哀公哀可知已。爰作文以誄之。其詞曰。

猗歟我公。抱素含精。於心無擾。於物無營。性以靜一。道以堅成。公於講學。既歷其程。務踐其實。不居其名。公於行政。事不紛更。載以淸靜。民物以寧。公於處世。道以性情。去巧尙拙。去詐主誠。公之論事。不逞聰明。反覆推求。以持其平。凡此數事。槩公一生。求之古人。論得其衡。公之幼年。端愼容止。動合禮法。如車有軌。稍長知學。汲汲視晷。寸陰可惜。尺璧非比。學爲文章。委折中理。既舉於鄉。發跡方始。計偕京師。聲譽日起。鏖戰文場。進摩其壘。遂踐淸華。俯拾靑紫。他人此時。翹然自喜。我默視公。獨不謂爾。進德之基。方懋未已。於道無見。科名如土。大儒之效。引領可跂。長安人海。居者憂貧。公獨坦然。志節自珍。朱門峩峩。號爲要津。

公遠而去。與道爲隣。一刺之入。必擇其人。黔中萬里。公去駪駪。士人呈藝。愼去其陳。黜浮崇實。去僞存真。人始知學。正路用遵。風采隱然。愼爾笑嚬。大吏畏敬。願侍淸塵。匪私於公。正人可親。天子謂公。宜親政事。入爲詞臣。出爲循吏。二者相須。經國之器。全蜀門戶。夔州其寄。公守其地。繫心撫字。善良悅從。疆禦畏避。未及朞年。闔境大治。移守他州。因俗建置。寬嚴不同。各因其地。三年察典。公政優異。解官入覲。擢宜不次。風寒所災。中途返轡。田園未蕪。簑紱可棄。駑馬戀棧。嗤之以鼻。脫去羈韈。俯仰自遂。大禍將作。衆人嘻嘻。一旦事起。變在須臾。公述其由。終日嗟咨。閉門謝客。時有所思。憂能傷人。藥石焉施。我語衆人。勿爲公悲。將弔以賀。請陳其詞。人生不幸。生於亂離。耳聞呻吟。目覩瘡痍。新憂未弭。後患方滋。上帝愛公。促公死期。巫陽下降。銜命不遲。公今此去。騰駕六螭。天門蕩蕩。惟公所之。兒女之戀。有識所嗤。公本達人。脫屣如遺。一瞑不視。今正其時。我言及此。公其聞知。嗚呼哀哉。

陳香雪誄

維甲子十一月三日。清故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龍泉縣知縣香雪陳君。以疾沒於里第。年七十有五。嗚呼哀哉。君少孤家貧。不能就外傅。名儒邵釆臣先生。教讀里中。嘗授生徒書。君潛往竊聽。能舉其大意。先生賞君奇慧。乃招之就學。居數年。業大進。尤喜吟咏。暇日輒與其知交數人。相與拈韻爲樂。年二十四受知於濟寧孫文恪公。補博士弟子員。光緒丙子舉於鄉。文名籍甚。顧屢困於公車無所遇。乙未春。計偕期迫。君以世父病篤。擬不赴。其世父促之使行。抵都已三月六日。匆匆終場而歸。及榜發以第一人捷南宮。吾閩自南靖陳陶公常夏後。至公始再見。閩中人士嗟嘆以爲美談。戊戌補應殿試。時君之長公子韻珊。亦於是科獲雋。並與館選。聞者竊以眉山蘇氏爲比。散館君改外授浙江龍泉縣知縣。龍泉故僻邑。少讀書稽古之士。君稍暇輒屏騶從。親至學堂中。與諸生講論經史。或移晷始去。士風爲之一變。君爲人曠逸自喜。不拘拘

官場委瑣儀節。郡守某故貲郎不知書。疑君輕己。以私意劾罷之。謂君躭詩酒不理民事。實則君生平未嘗近杯勺也。君既歸。遂跧伏里閭。不復問外事。會閩中故老以近來古學寖衰。乃設經學會於視學舊署。聚十府二州俊秀之士。讀書其中。延老儒宿學爲之師。請君與其事。君喜曰此吾責也。吾年雖老。其可已乎。在會中十年。時與諸生討論文藝。娓娓不倦。如在龍泉時。諸生服其教無異辭者。余自總角時。即獲與君游。丙子歲君與先君子爲鄉試同年。余亦得厠名榜中。及同在經學會。每一二日輒相見。見則相與談論文藝。古人著作得失。受君益爲多。君爲人中心坦然。自少至老。絕不以窮通得失介懷。宜可以得壽。今歲夏秋閒。偶爲濕熱所感。延醫診治。時作時止。容色漸不如前。愛君者咸竊以爲憂。猶冀其得善藥當愈。而君竟以不起。嗚呼哀哉。君沒數日。韻珊遣人來索誄文。余識君既早。其後又與韻珊契好。紀羣之誼。理無可辭。乃作誄曰。

人生如寄。語不我欺。身非仙佛。會有盡事。年垂八十。老而不衰。充其所至。可望

期頤。無何一旦。神在形離。他人將死。憂患方滋。平生缺憾。苦未能彌。獨至使君。有異於斯。箕疇五福。悉數無遺。後起多才。儲爲世資。燕翼之謀。實自君貽。撒手而逝。似可無悲。人之悲君。亦自有詞。老成無恙。典型在茲。後進英英。君爲之師。新學旣倡。風氣日微。若不有君。孰爲主持。君之生平。大略可知。文翰之美。世或有之。天懷夷曠。何人庶幾。舒焉而泰。坦焉而夷。望之落落。卽之熙熙。質而能韻。和而不隨。人之立身。百病可治。獨有一俗。苦不可醫。旣與俗近。乃與道歧。自君見之。當以鼻嗤。謂君遠俗。此論匪私。人或短君。謂近不羈。徐而察之。悉應矩規。君或發言。聽者忘疲。諧謔間作。悉成歌詩。意在勸世。於道無譏。良朋高會。祭酒相推。賓客旣集。盼君來遲。君或不至。舉座不怡。往事重重。已過可追。韻珊書來。悽然孝思。謂我知君。誄君爲宜。揮毫濡墨。臨楮涕洟。略陳梗概。用示夙規。不文之誚。胡爲敢辭。嗚呼哀哉。

黃君〇〇哀誄

維己未三月初三日臺北〇〇黃君卒。嗚呼哀哉。君伉爽有大志。膽識殊絕。見者知其非常人也。少時嘗力田以自給。及長兼學爲賈。能以勤敏善其事。由是貲大進。君所居南坪地險僻。爲生番出沒處。官吏屢征之不能克。君乃團結鄉民。隨方備禦。又以計解散其徒黨。一方以安。土匪吳阿來。蹂躪鷄籠莊。君率衆會同官軍討平之。以功賞六品銜。君威望日著。忌之者衆。漸爲蜚語上聞。謂君橫暴鄉里請逮治。會岑中丞毓英巡按臺疆。得訟牒數十紙。岑公不動聲色。特諭傳君入見。左右皆爲君危。勸勿往。君不聽。從生番二千餘人至。岑公大奇之。以賓禮相見。詢理番開墾事宜。君侃侃數千言。洞合竅要。岑公大奇之。卽委以撫番重任。兼總墾戶事。已而岑公脩大甲溪橋。復命君督其役。岑公由閩撫升任滇督。邀君同行。君以桑梓多故辭。岑公乃薦之閩督何公。謂將來臺地有事君可屬。其見重如此。甲申法事起。君助守城。凡四閱月而圍解。既而臺撫劉公銘傳聞君名。令往大科嶺平勦生番。常一晝夜破番營十八處。論功蒙專摺保

奏五品銜。賞戴藍翎。君既爲岑劉二公所知。名譽日起。先後疆臣至者。皆倚如左右手。然君本澹於仕進。仍欲講求農業。爲一方倡。先後開荒地千有餘頃。又以臺地物產之利。以樟腦爲大宗。力求製造之法。其餘凡有益於民生日用之需。靡不苦心研究。遠近之民。賴以食力者。常數萬家。論者謂君雖不仕。而澤被於天下。然其所施濟於民者。固非僅尺寸之功而已。亦可謂豪傑之士也。方改隸之初。無罪而繫囹圄者十餘人。皆以君力得釋去。且出貲助之回里。皆感激泣下。至今猶有能言其事者。公卒時年○○。初娶劉宜人先君卒。繼配林宜人有賢德。君得專意於外而無一毫內顧憂者。宜人內助之力居多。有丈夫子九人。孫六人。後起英英。門祚方盛。君亦可以瞑目於泉下矣。余耳君名久矣。於其沒也。作文以誄之。詞曰。

臺島際海。實生偉人。岐嶷夙成。材器萬倫。少習田功。力穡養親。龍蛇方蟄。屈而未伸。俗士庸庸。務逸其身。君獨不然。力戒因循。六極之患。其大在貧。君曰勿慮。

在志與神。陶猗之法。言之津津。廢著鬻財。古訓是遵。番衆跳梁。爲害閭里。一言不合。白刃相視。此之不除。大亂方始。君率鄉兵。隱然可恃。保障一方。長城足比。往征雞籠。直摩其壘。賊徒潰散。凱歌盈耳。遠近相傳。聲望日起。鄉鄰有釁。赴君求理。抑强扶弱。訟事隨弭。盛名之下。謠諑堪虞。營營青蠅。實繁有徒。岑公識君。力白其誣。愛君之才。禮敬有殊。君感知己。願效馳驅。移節往滇。請君與俱。君憂桑梓。遂綏首塗。請兵攻城。患在噬膚。衆聞君在。易呻而愉。卒用君策。卻敵須臾。頑徒梗化。日久逋誅。爰有劉公。假君兵符。君展方略。亂首就俘。萬衆獲安。起瘴噓枯。懋賞酬庸。紆紫拖朱。惟君生平。不樂吏事。麗名仕籍。殊非君意。返我家園。爰適素志。君雖退居。遇事小試。上規天時。下悉地利。屯田之法。古訓具備。嗣而行之。其事甚易。營造之方。講求備至。人聽君言。鉅富可致。識者論君。有才無儀。造福斯人。一方受賜。君年雖老。精神不衰。上下峻坂。如行坦夷。見者嗟異。百年可期。一病不起。天實爲之。家有內助。事適其宜。有子數人。按君成規。門風不墜。

家慶方滋。一笑而逝。亦又何悲。後進之士。失此表儀。未來曷質。既往莫知。典型渺矣。如何勿思。嗚呼哀哉。

吳周卿誄

維庚申六月初一日。清誥授建威將軍建寧總兵吳公周卿卒。年五十九歲。嗚呼哀哉。公少時倜儻。有大志。由行伍出身。薦擢至總兵官。遇事精敏勤奮。所居善於其職。閫中大吏。每遇事有不辦者。輒以畀公。公殫思竭慮。一一務得其當乃已。方拳匪煽亂。舉國震驚。公帶水陸防營鎮守馬江。省中晏然。丁未海門英法兩鎮爭鬥。殃及平民。公方以參將署海門鎮總兵。短衣匹馬。日周旋礮烟彈雨之中。閭閻恃以無恐。一日曹統領世華。爲法人所拘。刀鎗森列。要挾百端。公聞信馳救。外人素聞公名亦斂手奉約束。宣統己酉。公又以參將升署建寧鎮總兵。建郡客民雜處。良莠不齊。豫章船戶。恆麕集於此。屢以細故起釁端。公至親率所部巡視。匪徒聞風四散。値冬饑。公商於守吏設局平糶。全活無算。又創

設森林公司。以贍民生。而開地利。又以七邑地廣兵單。上書請設巡防。格於吏議不果行。公以言不見聽。遂辭職去。會興化土匪倡獗。攻陷仙遊。岑西林公來閩。知公威望素著。檄公馳往。查探匪情。相機接應。公以桑梓誼重。不得已乃復出。興郡三十六鄉。經公剴切勸導。咸皆奉令投誠。旋任閩水上警察廳長。會閩省方倡獨立。公又棄官去。及獨立議寢。復公職。朝廷命海軍劉總長為南洋巡閱使。以興化匪氛復熾。復令公赴興。匝月之間。事復定。總長以公有功。特請獎給四等嘉禾章。復上摺薦公可大用。以公孤立無援。事遂寢。公自是亦無意仕進。會得足疾。遂不起。計公生平經濟大略。其獲施於世者。十不及一二。而地方受其益者已赫赫在人耳目間如此。使竟其所施。豈復在古今名將下。是可哀也已。乃作誄曰。

閩海之南。實生偉人。知節既著。為時名臣。少讀兵書。穎悟邁倫。長秉軍符。用兵若神。服衆以猛。煦物以仁。威恩兼施。吏畏民親。公之所試。細歷艱屯。萬夫趦趄。

公氣維振。公之公忠。許國以身。慷慨陳義。氣薄星辰。屢阨於時。素志不伸。公年方穉。懷抱奇意。偶出一言。長老嘆異。初官湄州。一端小試。遂以才武。受知大吏。大阿初出。已見利器。長途未騁。已顯騏驥。拳匪煽亂。震驚內地。馬江咫尺。官民惕惕。公領防務。日在舟次。鎮撫得人。一方無事。徙官海壇。號稱難治。公設方略。商旅蒙利。公在海門。英法互爭。殃及閭閻。居民震驚。人見公來。倚若長城。外人斂手。憚公威名。凡所恫喝。公得其情。拱手聽命。地方以寧。建寧重鎮。舊設總兵。令不得人。寇患漸成。我公既至。建威銷萌。上書大府。苦心經營。有尼之者。事格不行。民國初建。閩中俶擾。匪徒聚謀。自夕達曉。既陷仙游。其志不小。公時家居。從容林沼。地方紳耆。家世譬曉。梓桑之禍。如火方燎。公苟不出。孰釋繳繞。公爲畫策。算入微渺。脅從者多。倡亂者少。說之便來。□□□□。自公再出。威望益彰。前後疆臣。禮遇勝常。使公得用。大業方昌。驅我貔貅。戮力疆場。淩烟顏色。夙願獲償。昊天不淑。命不得長。世變方亟。公病在牀。哭不以私。失此棟梁。公之功業。

久而彌光。方泐貞石。納之迷藏。公乂有後。永此餘慶。天道有知。勿謂茫茫。嗚呼哀哉。

梁伯通誄

維庚申某月某日。吾友伯通梁君沒於里第。年六十有四。嗚呼哀哉。君爲禮堂先生之喆嗣。先生以名進士。有聲於時。君胚胎前光。益肆而昌。年三十六舉於鄉。官國子監監丞。改官江南。授海門同知。君爲政直己而行道。凡請託皆不行。有大姓不便君所爲。間之大吏。便解官去。衆大譁。未幾卒以公論還君職。居職數年。剗暴除苛。四境大治。政變事起。士民集公署。數千人請君長民政。君以死自誓。卒乘間微服而出。海門人護君家人至滬上。灑涕而別。君歸居閩山舊宅。屏迹不聞外事。會閩中有經學會之設。請君爲監學。君以道自處。諸生以師禮事之。忽暴病。遂不起。余識君在八九歲時。中不相見者三十餘年。近復得旦夕聚處會中。歡然握手。猶能歷歷道及兒時事。今已矣。獨念舊學淩夷。風流道盡。

一二讀書好古之士。殆落落如晨星。而天又奪之以去。余不暇哀君而轉爲斯世惜也。因爲文以誄之。其詞曰。

嗚呼使君。而止於斯。典型往矣。奈何勿悲。我初識君。方齡而嬉。鸞鵠停跱。顧盼其姿。君之先子。學爲人師。淵源匪遠。堂構斯貽。及君既長。覃精書惟。不懈於古。以昌其詞。計偕京師。文譽飈馳。入官成均。教士有規。大江以南。君官於茲。君之爲政。執法不移。直己行道。差與委蛇。卒迕大姓。百計求疵。遂許君去。詭謀獲施。大夫重君。察君所爲。旋復君職。衆口稱宜。君之再至。起敝噓痍。百廢是舉。四境以治。士忭於塾。民謳於逵。政變之後。君去以時。閩山之陽。終日棲遲。閉關卻掃。絕意高貲。翼經之堂。試院舊基。莘莘學子。授坐哦咿。歲月有程。賴君主持。長廊迤邐。皆君履綦。每見君至。衆顏爲怡。此景一逝。不可復追。嗚呼哀哉。大風壞木。先摧枯枝。淫淋害稼。高下有差。以物喻人。理或然歟。平時語君。我長早衰。巫陽來召。計不獲稽。我當先發。君其後期。孰云天道。竟不可知。君今一去。棄我如遺。

既哭繼六。又哭孕熙。奈何我君。又復繼之。瞬息之頃。形神已離。世無盧扁。孰爲君醫。幽明路歧。君位不顯。沒有佳兒。大君之業。家慶方滋。臨觴滂泣。慰君此辭。以爲不信。決之靈蓍。嗚呼哀哉。

李聽節誄

維民國十一年辛酉。九月二十二日○時溫陵聽節李君以疾卒于福州。年七十有八。嗚呼哀哉。君早歲而孤。事祖母大人及母大人以孝聞。嘗入山樵採。得錢爲菽水之資。年十七始來福州。依瑄江葉某。以勤敏爲衆所知。富商楊某耳君名。引以自助。見君忠實可任。化居之事。悉以委之。君亦樂爲盡力。自是爲之殖貨不貲。而君亦設肆于城南。稱富翁焉。君既厚有貲力。則以所得營祭田。修族譜。及祠墓有未修者。次第施行。又以其餘及于親族之貧者。有以急告者。無不應。必饜其意而去。無德色。無惰容。性和平樂易。然義憤所在。輒義形于色。先是泉人。商于省中者曾營會館于台江。其後有外國人涎其地。以計賺而有之。

諸人率選懦畏事。相視莫敢誰何。君倡率同志諸君子起與力爭。彼族卒以勢詘而止。至今吾閩人過其地者。猶頌君之力不衰云。比年以來。君被選爲商船總公會議。董君年已高。從不肯以敷衍了事。必得當乃已。衆人有躊躇不能决者。必待君一言爲斷。閩中大吏。知君爲一鄉善士。彙其軼事上聞。朝廷俞其請。特頒匾額旌其廬。文曰性行淑粹。見者不以爲僭而以爲宜。此亦足見君之生平也已。君身享大年。子孫皆賢。能世其美。九泉有知。可以無恨。獨其嘉言懿行。有爲人所欲聞者。是不可不鄭重言之。以爲扶世翼教之助。故不揣固陋。特濡毫染翰而爲之誄。

誄曰。隴西之後。代有名賢。以至于君。家慶綿延。君之厥祖。享世大年。志行醇美。禮義周旋。再世得君。不隕其傳。早歲而孤。人見猶憐。孝友之性。出自天然。入事重闈。早起晏眠。勞苦備嘗。志操益堅。來至省中。始習貿遷。惟忠與信。號爲韋弦。舍此二者。曷以自全。行之終身。生計賴焉。君之臨事。惟力是視。視公猶私。視人

猶己。人爭重君。謂公可恃。貨殖中人。推君巨子。陶朱以後。首屈一指。□□□。
家門大起。慷慨好義。素性然已。人飢我憂。人飽我喜。自奉之薄。力遠華美。世有
富翁。見不盈咫。日憂子孫。君謂可鄙。積善餘慶。斯言信矣。綜君生平。一鄉善士。
獨行傳人。羞與倫比。更有一事。難能可紀。有地如□。失之可恥。君與力爭。如絲
待理。人告其難。君不爲止。還我舊物。謀自君始。君有至行。不言自芳。有美不旌。
孰爲表彰。璽書忽臨。家乘有光。匪以私君。傳民不忘。五福之美。洪範所詳。自古
及今。得之者昌。君兼有之。孰得較量。理有不易。作善降祥。自今以往。皆君餘慶。
有子及孫。仁福方長。撒手而行。遊心大荒。

亡弟怡亭誄

嗚呼吾弟怡亭沒矣。怡亭之沒。以甲子正月十一日。去其生咸豐癸丑十一月
某日。蓋七十有二年矣。怡亭爲吾世父少阮贈君之第四子也。贈君兄弟四人。
叔少馥贈君。未娶而卒。以怡亭後焉。贈君初冠。入庠。治經學甚精。爲一時耆宿

何願船林霽溪兩先生所器重。顧不善爲舉子業。屢試於有司無所遇。怫欝不自得。乃遁於酒。往往沈醉。不甚訾省家計。用是日益貧。怡亭爲人孤僻。不能俯仰從俗。或終日不得食。人有招之者亦不往。年甫冠卽出爲童子師。所入微甚。不足支家計。益勤苦不自休。一月休息之期。不遇一二日。久之而來者益衆。稍稍能自立。則百方撙節。罄所有以博老人歡。閒嘗爲人治病。頗能行其術。親友中有以疾來告者。服其藥。輒效。有勸以改而業醫。當勝館師遠甚。怡亭不可曰。吾術未精。奈何以此誤人。其不輕於自信有如此者。其生平所結交。從不至貴人之門。一時人士有盛名者。亦不屑與交。閒有英奇倜儻之士。隱於市販中者。則與之握手周旋。談笑忘倦。人有規之者。亦不應。蓋又有近於玩世不恭者已。怡亭娶於同里某氏。生丈夫子二人。長某早卒。次山。山自入塾讀書。卽有志於用世之略。既長屢在大師幕中。治事誠慤不欺。所至人倚之如左右手。屢登薦牘。駸駸大用矣。怡亭十餘年來。頗從容自得。然猶每日早起。詢家計及乘閒卽

課其諸孫讀書。未嘗一日廢業。其習於勞事者。乃其性然也。怡亭體氣甚弱。惟頗能習養生家言。故尪羸而少疾病。去歲冬間。舊時血疾復作。吐輒滿盂。人始不起。最後服人葠兩許。然精氣已竭。卒以不救。傷哉。余長怡亭一歲。嘗戲語怡亭。汝終當一日哭我。今余乃反哭怡亭也。乃爲文以誄之。其辭曰。

嗚呼。吾於怡亭。永無見期。茫茫萬古。一瞑長辭。怡亭之死。罪不在醫。神離氣竭。身亦隨之。雖有盧扁。莫之能治。賦命自天。脩短有時。古稀一語。諒不我欺。嗟我怡亭。業已過之。人之將死。復顧爲疑。一朝瞑目。家道淩夷。怡亭有子。學爲世資。大阿出匣。爲世所知。後起有人。親澤之貽。更有一說。請陳其詞。人之舉止。不慊於思。臨終而悔。愀然不怡。其甚焉者。行爲世疵。身沒之後。衆謗羣諮。今於怡亭。不見有斯。怡亭之死。抑又何悲。抑余之悲。乃在其私。自余少日。不喜羣兒。獨于怡亭。意無差池。共堂而讀。同室而嬉。往事重重。歷憶不遺。及余既長。四方奔馳。怡亭家居。故老相隨。三十年間。少合多離。歸而相見。詠雪在須。築室相對。北山

之陲。日夕過從。足力不疲。談及舊事。相與嗟咨。閒嘗語汝。兩人俱衰。巫陽來召。以序爲差。我當先去。汝或來遲。今捨我去。勢不可縻。欲談先德。知者其誰。與言及此。能不涕洟。嗚呼哀哉。

鄭夫人誄

己未四月某日。吾友林郁士先生。喪其繼室鄭夫人。夫人年纔三十有九。夫人有賢子曰秉正。方夫人疾甚。秉正割臂肉置藥中以進。卒不愈。涕泣造余。備述其母之賢。請爲文以章之。余以病辭。則又大戚曰。不孝無狀。欲求一日之養而不可得。若使吾母一生嘉言懿行。竟泯然無自表暴于世。則不孝之罪益大。將無以自立于世。惟我公哀之。余乃不敢復言。夫人○○人。家世微甚。年十六歸先生。比其歿也。爲林氏筦內政者二十有餘年。方其始至。舅○○贈公已逝世。姑○太夫人尙在堂。夫人常在左右。每以體察周至。得老人歡。時家中尙未有婢媼之役。一切煩瑣之務。夫人悉一一自任之。處娣姒間。從不敢以均勞逸爲言。人

或有欺其愿而侮之者。惡聲至置不校。或立起自責。久之人亦漸感其意。禮待有加。一室之內。遂以大和。先是贈公由閩清徙福州。操小貿易贍其家。旦夕劬劬。未嘗有卒歲之儲。及易簀之日。無半畝之收。一椽之覆。先生之兄鏡如太史方以博士弟子爲童子師。館穀所入。不足給家計。夫人日摒擋于艱難困苦之中。百計撙節。以求全濟。從不見有幾微愁怨之意。見于詞色。先生以海軍學校畢業生。橐筆游四方。所至爲人師。在山東十餘年。所得稍豐。或勸夫人宜稍自發舒。毋過儉嗇。太自苦。夫人笑而謝之曰。凡人苦不知足。自念生平閱歷。有爲人所不堪者。及今思之。猶有餘痛。今得是。是亦足矣。又安敢求多乎哉。聞者皆嘆服。太夫人生平。好以餘力周給親故。有向之道所苦。必百計爲之謀。如己事然。往往心溢于力。夫人遵其教。絲毫無所吝。必使人各饜其欲乃已。視其平日一絲一粟不肯妄費以自適者。殆如兩人。其誨子弟。必以先德爲言。述曰太夫人事。娓娓不倦。故秉正兄弟皆醇謹自守。無世俗紛華靡麗之好。其習于家法

者然也。以吾所聞者如此。其未及聞者蓋可想而知之已。既重違孝子之意。抑亦樂纂其事以爲世勸也。爰作文以誄之。其詞曰。

王者之化。始自閨房。閫教既立。家道用昌。苟不如是。鮮有不亡。詩書所載。言之綦詳。天地之理。一陰一陽。相須爲用。厥道以章。先生爲人。卓犖自喜。少年讀書。妙達事理。議論縱橫。風采英跱。中年娶婦。鸞膠再續。四德並美。夫人始至。端愼容止。閫儀既彰。女也而士。時舅已歿。獨姑在耳。時其起居。旦夕入視。肅肅盤匜。競競滫瀡。燭盡而眠。鐘動而起。至待家人。亦有可紀。委甘于人。任苦于己。嘆聲不聞。敬事自矢。横逆之來。閒出非理。引咎自責。不爲氣使。人久自服。無或呰毀。家方貧甚。力圖自存。布衣縮食。辛苦持門。家人相對。無聞笑言。方圖積善。以遺子孫。他人處窮。志亂神昏。夫人不然。蠲鬱除煩。終日溫溫。先生治學。苦心壹志。大器既成。傾其儕類。槖筆出游。束帛爭致。人喜得師。不遠而至。歲入有餘。俯仰無累。山左名區。鄒嶧舊治。夫人相從。內政是寄。守其淡泊。視昔無異。耳目之好。

中人爲易。中才以下。鮮不易意。夫人不然。安分自遂。利物之性。出于自然。人以急告。衆卻我前。苟益于人。吾愛可捐。爲謀者忠。期于萬全。厚德之報。宜享遐年。如何一病。大命不延。此理難知。何處問天。嗚呼哀哉。夫人有子。生有至性。母方呻吟。籲天以請。割肉以進。冀療親病。匪幸于天。乃阨于命。回思昔時。綢繆溫凊。胡不少留。享茲家慶。來乞我文。聲與淚并。我聞其事。起立致敬。年歲不留。聲名自令。嗚呼哀哉。

張太宜人誄 幷序

嗚呼自道光季年。赭寇竊發。蔓延至十數行省。凡倉卒之際。被難而橫死者。不可勝數。其僅有存者。或以憂傷憔悴。不克永其天年。相隨而俱盡者。亦所在多有。乃有脫身兵火之危。逃命飢寒之苦。而膺受貴富。躋於大年。自始至終。享用無極者。蓋千百中無一二焉。豈造物愛人之意。忽若是戾歟。抑刼運所極。雖蒼蒼者亦無如何也。若吾所聞張太宜人者。則竊有異焉。宜人溫州人也。八九歲

時。値全浙淪陷。州城不守。倉皇出走。親屬皆散失。嘗避兵叢薄間。後轉徙閩之上游。爲粵商韓某所得。韓夫婦俱憐愛之。撫視如己女。十七歲歸閩縣刑部陳子良先生爲側室。陳氏累世貴盛。先生爲望坡尙書公之孫弼夫方伯公之子。宜人旣至猶及事方伯公。曲有禮意。先生及德配林夫人。皆賢而禮重焉。先生沒。宜人獨主內政。條理甚設。量入爲出。每使有餘。嘗曰吾子方苦志讀書。不宜以衣食累之。越十餘年積產乃數倍於舊。蓋其才亦大有足多者。女流中未易得也。宜人歿於甲寅十二月初二日。年七十有一。嗚呼哀哉。夫德不稱福。昔人所譏。乃若宜人。孰謂非宜。曾祺與陳氏有累世之好。於宜人之沒。謹爲文以獻。乃作誄曰。

螺江一水。近在閩疆。風俗敦美。詩禮之鄉。陳氏居之。族姓繁昌。迨百餘年。簪紱相望。內教脩明。蘋蘩之奉。賢媛相繼。鍾爲嘉祥。嘒彼小星。亦克流芳。懿矣宜人。漸產之良。來適於陳。君舅在堂。晨昏定省。進止有方。事夫以順。事嫡以莊。旁接

儕偶。德意洋洋。藏人之短。用人之長。婢媼咸感。如熙春昜。古傳列女。治始閨房。
以古方今。玆焉用藏。昔在稚年。含辛茹苦。狂寇西來。疾如風雨。倉皇出走。面色
如土。煢煢一身。喪其儕伍。日行郊坰。夜宿廊廡。饑無羸糧。寒無完縷。困極誰憐。
勞甚孰撫。自分何時。天日再覩。天相吉人。忽獲寧宇。如醉方醒。如病方愈。轍魚
不枯。鷇鳥忽羽。旣託於韓。實獲所主。弛此內憂。脫於外侮。英英先生。趾美前武。
服官秋曹。相期公輔。拂衣來歸。笙詩是補。色養餘閒。遊心藝府。宜人相隨。容色
無忤。適意林泉。忘情簪組。性旣好佛。不慕華膴。妙契三乘。遠宗六祖。經卷長年。
素風終古。先生卽世。七十之年。宜人亦老。有子甚賢。人語宜人。家政可傳。宜人
曰否。未遽宜然。有事關白。處分如前。家入受成。無敢自專。宜人治家。劬力爲先。
早晨而起。見星而眠。淸儉之性。得之自天。取給而已。不爲華鮮。親隣有急。百金
可捐。律以自奉。若相反焉。居積之術。動而獲全。田溢其畝。屋增其椽。篋有餘帛。
室有餘錢。子孫賴之。朝夕安便。專意問學。課以精研。宜人之賜。世澤用綿。一人

之身。五福咸具。人士聞知。同聲嘆慕。去歲之秋。古稀初度。耳目聰明。精神完固。方期遐齡。永此天趣。月夕花晨。逍遙杖屨。便至百年。春暉常駐。如何昊天。遽茲朝露。怛甚家人。驚傳行路。凶問既傳。挽歌爭賦。嗚呼哀哉。宜人一子。森然玉樹。雲程甫騫。玉樓遽赴。諸孫多賢。葆此儒素。寶厥楹書。遠彼紈絝。不墜宗風。永保休祚。九原有知。勿怵後顧。勒表者阡。納銘者墓。文章有靈。鬼神呵護。效法無斁。傳之萬年。嗚呼哀哉。

祭楊季鹿文

己未五月某日。弟吳曾祺謹揾淚操文。致祭亡友楊公季鹿之靈。嗚呼自古人之生世。或存或亡。或壽或夭。悉聽諸強有力之天。雖有英雄豪傑之士。亦無術以自全。豈我於公。敢獨冀其不然。顧念世變方甚。一切可驚可愕之事。交集於吾前。前脩日遠。異說羣騫。淸晨變爲昏夜。士路淪於深淵。使公未死。聽其文章議論。亦足以返宗風於不墜。規古道以爲緣。雖其嫉惡太甚。聞者駭焉。要其使

是非黑白大明於衆。乃其所以爲賢。至其脫性情於畦畛。遠名利於腥羶。築室一堵。藏幾百箋。安步而出。早歸而眠。以無事爲福。以不求爲仙。有子誦循陔之句。旣緜却再續之絃。遁跡易代之際。脫身方盛之年。苟全其道。亦何閒乎林谷與市廛。奈何交游有雪霰之慳。性命無金石之堅。忽二豎之爲厲。遽大命之不延。念夫公健可恃。我老自憐。苟一朝之不諱。當孰後而孰先。旣斯言之不驗。豈吾見之有偏。臨沒之頃。神識不亂。而欲以生平志事。記余文以傳。以余之闇劣無能爲役。其何以慰公於九泉。其所以存公於不朽者。尙待乎逸民之傳。耆舊之編。諒此事其誰屬。詎吾願之終懸。欲語公而不得。獨臨風而涕漣。嗚呼哀哉。尙饗。

(83223·1B)

漪香山館文集

第二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每冊定價國幣伍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 吳曾祺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（本書校對者龍旭光）

二一四上
張

